

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

藝文志六

集部下 總集 文史 詩餘 僧詩附

二戴集

萬厝府志

宋戴述戴迅同撰

韓柳釋音

橫浦集

宋陳一鶚撰

桂籍堂唱和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

宋何紘編

輿地紀勝福建路興化軍有桂籍堂考何文伯以慶元二年知興化軍嘗新桂籍堂故有

唱和集之輯宋志桂籍二字誤倒今據紀勝考正之

播芳集

水心集

宋葉適編

自序昔人謂蕪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文蘇子瞻詞如詩秦小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爲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爲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例論於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翫賞而不容瑕疵云

四靈詩選

許棐融春小綴

宋葉適編

許棐跋藍田種種玉簷林片片香然玉不擇則不純香不簡則不妙水心所以選四靈詩

也選非不多文伯猶以爲略復有加焉嗚呼斯五百篇
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芸
居不私寶刊遺天下
後世學者愛之重之

永嘉四靈詩四卷

遜學齋藏影宋鈔本
闕翁卷趙師秀二家

宋徐照徐璣同撰

何焯影宋鈔本跋四靈詩絳雲樓所
藏已爲六丁取去裱工陳生不知何

自得其半亦宋刻善本今歸毛丈斧季此冊乃陳生倩
人影鈔者亦不易得後人勿以非全書遂忽視之康熙
巳辛

衆妙集一卷

讀書附志四庫全書總目宋史
藝文志補毛晉刊詩詞襍俎本

宋趙師秀編

海虞毛晉跋紫芝與徐璣徐照翁卷號朱
末四靈葉正則稱其同能爲唐詩者紫芝

雖獨登科官亦不顯肆力吟事欲返開元元和之盛其
所選衆妙集不遜元稹韋穀諸家余向覓之未得丙子
秋杪寒山趙靈均忽緘此書與馮定遠見寄云是嘉興
屠用明託余刻者予狂喜彌日因憶放翁句云名酒過

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荆州用明與余未識面乃不惜
荆州之借真藝林同志亦公心也方之偶獲一帙祕
諸枕中不肯示人者相去何如耶余向彙唐人選唐詩
甚為海內士所快賞復欲梓宋元人選唐詩以續之茲
集其嚆矢云讀書附志趙師秀編沈佺期盧象王維
孟浩然錢起周賀于武陵李頻秦系劉長卿李嘉祐楊
巨源劉得仁朱慶餘雍陶郎士元崔塗皇甫曾皇甫冉
包佶司空曙耿緯嚴維李端韓翃戴叔倫盧綸祖詠綦
毋潛方干靈一無可護國貫休岑參張衆甫張繼章入
朴張嬪張祐李季蘭許渾張佐馬戴張循之張繼章入
元李益張喬呂温于鵠崔顥項斯崔峒包何寶常趙嘏
薛能劉威鄭谷韓偓羅隱李羣玉皮日休杜荀鶴張籍
任蕃劉商楊發處默戎昱于良史王灣林寬劉禹錫王
貞白七十六人之作四庫全書總目是集錄唐代五
七言律詩起沈佺期訖王貞白共七十六人不甚詮次
先後五言居十之九七言僅十之一師秀之詩大抵沿
溯武功一派意境頗狹而是集乃以風度流麗為宗多
近中唐之格馮氏才調集凡例謂其惟取名句殆不盡
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載其名此本明季出自嘉興屠
用明家寒山趙靈均以授常熟馮班寄毛晉刊之始

傳於世其書晚出故談藝家罕論及之然其去取之間確有法度不似明人所依託疑當時偶爾選錄自供吟咏非有意勒爲一編故前後無序跋亦未刊版行世惟傳其詩法者轉相繕寫幸留於後耳觀其有近體而無古體多五言而少七言確爲四靈門徑與其全集可以互相印證明末作僞之人斷不能細意脗合如是也

溫州經籍志衆妙集所錄詩凡七十六家二百二十八篇毛氏刻本序次與讀書附志所載同據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其底本係影宋版精鈔則是書宋時本有刊版文淵閣書目亦有唐衆妙集一部一冊四庫提要謂當時隨意選錄未刊

二妙集一卷

讀書附志

宋趙師秀編讀書附志趙師秀選賈島姚合詩也溫州經籍志繫芝衆妙集錄唐詩至備而獨無姚賈此集又專選姚賈而不及他作蓋衆妙集所選詩惟劉長卿多至二十三首其餘諸家皆不及十首姚賈二家所錄獨多故別爲卷帙不與衆妙同編也

雙玉集

萬厓府志

宋薛嵎宋慶之同撰趙汝回編

既乘補趙幾道集薛雲泉及宋飲冰詩合爲雙

玉集見

薛氏譜

謝庭遺藁

萬厓府志

元謝儁伯謝凝謝夢符同撰凝時代無攷

詩賦錄一卷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明張孚敬編

貞義書院集

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編

慈烏集一卷

鶴陽謝氏家集

明謝德瑀編皆時人贈詩以表其孝

表則二冊

願東私錄

明項喬編自序初表則二冊予竄下不次集之以便私之合肥潘尹恕曰是可梓也予初不以爲信然戊戌夏六月奔母喪歸時潘子在鳳陽遣使追弔於丹陽之滸謂予前表業已刊矣予詫曰原本未及校正不貽笑大方耶壬寅起復補河間廬二守周子允偶以是見寄出示諸生諸生又爭錄之遂躬校正捐俸梓之用爲諸生發身之一助焉耳若立德立功立言之君子於此固有所不屑屑也按私錄中又有舉業詳說蓋於明時場屋所行經義表判賦論之類皆爲論其體製又有義則乃專選經義者今不錄其目附識於此

賢哲遐思錄

願東私錄

明葉嘉慶撰

頭喬序瑞峰葉太史吾鄉賢哲也既沒十有六年乃震器邑庠生嘉慶子餘哀一時

賢哲追思先生者爲文卷以志哀慕而囑予爲序先生
長予十年而同在諸生予辱先生愛最腆識先生最眞
也不容以不文辭然必知先生之所以賢哲而後知賢
哲之所以思先生也先生端慤謙謹年十六卽有志聖
賢之學而識其大者事厥考太學生斗山翁及母劉氏
以純孝稱未第時凡廩膳及生徒束脩惟供養無私畜
旣而占大魁授翰林編脩馳封父母進脩撰以例出憲
南臺皆月分常俸以備甘旨丁二艱終制不就內寢不
與外宴於外事伯兄程如事師坐立不少踰禮產業惟
所處分季弟準未室鬻產爲之締姻凡父母喪事宅兆
諸費悉出於己從嫂志在守節而貧乏不能存堂弟貧
而鰥恐絕嗣曲爲存恤全其名而完其室然皆誠心爲
之不市名譽其厚於父母兄弟有如此者夫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先生旣識其大者矣故以之守身不囑託不
受無名之餽死至無以爲殮以之居官則抑奔競禁勞
擾平反冤獄雖老法家無出其右者以之錫類則三典
文衡所取多行脩豪傑如今方伯林公雲同其尤著者
其居鄉後輩會講如彭子時望黃子一鵬項子禮邵生
化之皆駸駸然嚮用於天下矣而予與周子感張子純
藉先生誘掖之功亦居多焉而先生之大道昭矣若夫

胸中富於經史文章自成一家翰墨逼近鍾王者先生
餘事耳先生身若不勝衣素不能周旋人事當時與先
生往還者類或誦其簡而疑其迂矣今先生蓋棺已久
而賢哲或以詩歌或以詞賦或以手札或以奠文又莫
不仰先生如北斗而欲起先生於九原略無間然者先
生何以得此於人哉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孝弟之念天下所同然則先生先得之則其聲氣
所感宜有千里而不應隔世而相求者况身親見之者
乎令子思親集此而表章之可謂孝弟也已雖然此孝
弟之文也由先生之誠心行先生之直道率諸弟同心
同德以揚名於後世孝弟之實也此亦賢哲之所願於
先生諸子者予因序而規之諸子次嘉兆次嘉善又次
嘉運與子餘皆鳳毛已
彬彬然明著衣冠云

陳氏傳芳集

雍正通志乾隆府志並無
陳氏二字今從乾隆縣志

明陳詔陳鳴鳳同編萬厯時陳紹賢續紹賢字丙賢歲

貢益府教授

十二家唐詩二十四卷

雍正通志乾隆府縣志並作盛唐
十二家詩四十七卷誤今從天一

閣書目遜學齋
藏明黃埠刊本

明張遜業編

天一閣書目十二家唐詩明嘉靖王子永
嘉張遜業序首江都黃埠梓行題其後曰

王楊盧駱沿六朝之習爲天賦之才實一代聲律之發
剛自是文運益昌乃有陳杜沈宋倡於前王孟高岑繼
於後當時指武德貞觀爲初唐天寶貞元爲盛唐元和
開成之末曰晚唐則十二家者又唐之可法者歟爰重
梓之溫州經籍志集唐十二家詩卷首題永嘉張遜
業校江都黃埠子篤刊行其鏤刻頗爲精緻凡王勃楊
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陳伯玉杜審言王摩
詰孟浩然高常侍岑嘉州集各二卷自孟杜岑三家外
餘九家皆并賦編之不塵詩也通志經籍門引焦氏經
籍志作盛唐十二家詩四十七卷府縣志並同攷焦志
所載盛唐十二家詩並未著何人編輯且此編惟王孟
高岑四家爲盛唐其王楊盧駱沈宋陳杜八家均繫初
唐文苑亦不宜槩冠以盛唐之目焦志所載蓋別爲一
書通志妄爲牽合殊誤今依范目改題十二家唐詩不

復區分初盛
庶得其實焉

慎江文徵六十一卷

永嘉張氏藏手豪
本遜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編

自敘以鄉人輯先哲文該而當者難也陵
谷後四年錫乃爲此要以尋幽訪逸爲事

迂焉弗應卽止於耳目所及直寄焉耳雖寄而手與眼
不能借而古今人之書遂爲吾一人之書乎哉其爲一
人之書也必其奢取之不禁奢舍之不禁茲未能然蓋
樊洿六合魚鳥罔遁繫矢扣舟僅獲魴鳧勢使然也雖
然未嘗多求也而取之各適故山不在嵩華海不在星
瀛天地無盡文章亦無盡吾意而不懼其遺時蓋吾意而
千世者與一世者時齊吾意而不懼其遺時蓋吾意而
勿參以欺矇瞍目迷蹊鼠腹果分量實然又何猜焉夫
著書立說存乎其人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非僅文也惟
不以文言文而後錫也爲此可以無罪於前無罪於後
後之讀者亦有以諒我矣抑有所謂寄焉者乎温州
經籍志周樛菴慎江文徵所據宋元明三朝温州鄉先
輩文凡六十一卷而慎江文逸自序則作七十卷然手
豪首尾完具其文與總目所列門類亦一一符合並無

永嘉縣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集部

六

缺佚疑初橐寫定後因其編卷稍大欲展爲七十卷然未及重錄故仍爲六十一卷也至此集所錄文各體皆備獨無傳狀碑志諸作則當爲別入慎江獻徵故此書不復綴錄非其缺略也

慎江文逸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百序余既輯文徵七十卷以余蕪陋冀一與全集彫耗間見他集者命曰文逸匪措措自好也吉光片羽足占德輝燕臺朽骨猶憐神駿卽勞弗恤也然余之爲此更難矣家鮮藏書每向人句閱而煤敗楮敗者十之三焉烏帝虎者十之五則撫拾之難屈首受舉子業既乏通材至躬擊目購又不越一鄉一邑則論列之難及一稔姓氏如逢故交偶得一語不啻寸珠尺璧則去舍之難甚者好思不來窮鬼相搏研墨吮筆率棄去疾走弗顧者再而風雨疾病不與焉則記載之難余之因難而輒已已而復捐捐不自釋者又五閱歲矣况乎烽火頻驚舊聞放失江河旣逝老成逶迤嗚呼此所爲愈難也與

續慎江文逸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慎江文類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慎江詩逸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自敘蓋聞寶鼎芝房之什黼黻休明岫嶼宛委之章鼓吹風雅故白雲元露太史未

進其詞華黍由庚工簪僅存其目詩之有逸所自來矣夫洪鐘與小缶殊音伐鼓與叩甌異節或傳貴紙或誦覆說或被管絃或沈脉望然而古音寥越知爲必瑟媧笙寶色迷離藻朝鴛以不可亡者發響呼之或出如見其謀篇斯麗藻朝鴛以不可亡者發響呼之或出如見其人觸而成聲將無有似是而用剗心鉢目探討冥搜綴集藁殘固貽譏於挂漏網羅放失實托志於遺忘聊付雲藍敢云月旦

續慎江詩逸

二續慎江詩逸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自序詩以著代也代著而其人之詩見焉以從音與時違氣因世變厥有由矣玉步既更騷雅未陞卽吾鄉言之一時策名綰綬搏風乘雲似宜鼓豫揚休宣隆鳴盛也而傷今弔古之吟憂讒畏譏之什視淪草莽槁泉石者不啻過之夫白馬賓王乃緬懷於殷土故宮禾黍始悼歎夫周京雲霞鬱思山川灑泣人所應爾我亦同然爰自甲申以後得若干人另爲一集雖風雅不殊音微如故而攬時觀世抑將有感於此也

慎江詩類六卷

瑞安氏藏手彙本遜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編溫州經籍志周懋寵慎江詩類六卷始宋六篇皆涉溫州文獻者末卷附詩餘七篇賦一篇其所采詩明代居十之八宋元兩朝詩所錄頗少

問古文編 問古詩編 列朝詩史 前朝詩史

殊方文娛 慎江禪藻 宋元禪藻

並見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甌江詩選

花萼樓集

國朝林占春編

鶴陽家集

乾隆府志

國朝謝夢覽編

乾隆縣志題謝包京

東甌詩存四十五卷補遺一卷

曾氏刊本

國朝曾唯編

百序東甌詩集一書前明蔡廷玉趙士忠兩

云備矣顧至今屈指三百餘年版既無存書亦罕觀雖

國初鄉先生周天錫輯有慎江詩逸初續集未經剞劂

亦復就湮吾甌人之詩不幾泯滅無傳哉嘗觀郡邑志載歷朝以詩學名世者不下數百家求其殘篇斷簡僅存什一於千百遲之又久豈惟詩亡而其亦并亡矣心竊憂之思欲網羅放失以繼前脩而轉恐耳目有所未周也聞瑞安余君國光志存風雅而於詩集輯有成書丙午至瑞急訪余君出所藏卷帙以示披讀之下實獲我心惜詩家不多篇什簡略似未足以盡甌詩之大觀乃歸而檢家中舊錄先輩遺藁并赴會垣搜覓書林復廣諮良友於鹿城則有陳君翼詩徐君淮於樂成則有趙君翼照於橫陽則有陳君觀海於羅陽則有葉君惟挺協力採訪歷四寒暑而鴻篇蠹冊積案盈箱矣然後取余君手鈔參酌增訂薈萃成集再就正於高陽任君大文暨同邑程君浩既鑒定釐爲四十六卷名曰詩存以爲存詩也可以爲存人也可且存之云者別於選之謂也若以爲甌詩實存於此則又不然寡聞淺見遺漏良多雅承諸同人裒集之力慮其久而散佚也因龜勉捐資銀板焉迴憶曩者蔡氏之書成於成化年趙氏之書成於宏治年其間相去未遠接踵授梓前人留心於文獻何其勤也後之有心人復起而續輯之補其所未備匡其所不逮是又予之所厚望也夫乾隆五十有

五年歲次庚戌二月花朝
識於依綠園之服膺軒

凌雲社菊影酬唱

馮乘補

國朝高溥編

馮乘補高溥泉溥列菊置燈懸紙取影隨意
位置其疏密濃淡有無變態不可思議因邀

同人賞影唱和成吟一時知名士如程養齋浩趙灌松
貽瑄趙秀山廷松胡小山森桂周竹仙嵩觀邵月波南
金高楚帆溪童朗天中模張印浦大川朱白華汝南俱
與其會名其詩曰凌雲社菊影酬唱邵月波爲之序此
乾隆戊戌秋事也嘉慶己巳
處士陳雨谷汝塚集而刻之

古樂府類選

國朝周衣德編

歐栝文錄十八卷補遺一卷

陳氏刊本

國朝陳遇春編

麟慶序日月星辰天文也山川草木地文
也天有文而無義和敬授之命則天道不

顯地有文而無豎亥算步之才則地理不著是則天地
之文發以人文而人之文禮樂刑政忠孝節義亦必借
人以傳世知文以人傳人以文傳而不知人與文之所
以並傳則又有以傳其文以傳其人而不知人在也余知鏡
帆廣文之名久矣憶昔隨宦東甌先大夫政餘課士中
山每手鏡帆之文以詔示曰此能讀書制行者也此能
見義必爲者也自是心誌不忘今年春鏡帆郵寄所輯
歐括文錄見示並索序於余余不敏未冠通籍已三十
載宦遊皖豫黔楚終歲塵勞不克仰副庭訓彈心淬志
以專所學不亦對鏡帆而滋愧乎今閱所錄搜奇攷異
發微闡幽合歐括兩郡之大綜宋元明三代之遠僅得
文十五卷補遺一卷殆顧亭林先主所謂少而盛者耶
且鏡帆秉鐸所至見義必爲百廢具舉又以其餘力表
章前賢垂型後學發其蘊於禮樂政刑徵其行於忠孝
節義其事在文其義在人其志在因人以存文卽文以
求人同非徒以文存人自命而僅視古人爲文人也至
鏡帆自著梧竹山房存彙計文二十四首余亦受而讀
之激鬱纏綿劉渾渾脫意在濟世而不自炫耀宜其享
大年隆後起爲彼都人士之所景仰也夫道光十八年
歲次戊戌秋日 自序道光癸巳春新城少宗伯陳公

碩士奉命督學兩浙四月間按試括郡適遇春攝訓擇
山晉謁之餘呈所輯東甌文存皆鄉先生之能文而不
遇者公閱之喜甚迨試陸州卽寄示弁言並示乾隆年
間睦州有鮑學博選青溪先正詩集序命春推其意而
爲之爲發微闡幽之舉夫甌括居浙東僻壤累代以來
遭兵燹水火之災其文之散佚也久矣甌之文獻始於
唐而盛於宋元明枯之文獻始於宋而盛於元明特是
著作雖多湮沒不少無如上下數百年間斷簡殘編人
又不收拾以致稀而又稀矣公慙舉甌括先正下詢卽
以採訪是命春追念先世止齋先生與王梅溪葉水心
諸先生尚有全集他如龔深父季元衡周恭叔薛士龍
諸先生撫拾羣書略加搜剔或一人一篇或一人四五
篇已同吉光片羽至鄭景望錢熙載賈如規諸先生竟
一無所見可慨已然必求其全而彙集非旦夕可期卽
前明諸名宿亦屬寥寥奚怪宋元之遠而難稽也春迺
得若干篇合諸龔季周薛之文共五百餘首分十五冊
付諸梨棗後之讀是編者庶知其地并知其出
處也第甌之始於唐而盛於宋元明原不止此數人卽
括之始於宋而盛於元明亦不止此數人且兩郡志乘
所載之文集皆其人旣往而書與之俱往更僕不能悉

數焉是以公垂念殷殷不獨制藝發明聖賢義蘊樂與諸生講解而古文亦所以載道尤望羣相磨礪彙集成書使後生小子皆循循以古人爲法度則士習文風從此蒸蒸日上也春才學疏淺不過就一己之聞見仰副提唱之盛懷若廣搜遠引無抱遺珠之嘆則謝不敏焉敬以俟博學君子道光甲午十月 案鏡帆別有東歐文存八册續編二册皆 國朝温州人舉業之文有學政杜諤陳用光敘續編有自敘今不錄其目附識於此

郵籤倡和集

國朝陳遇春編

歐雅十六卷 林大椿陳春堤小傳又歐乘補

國朝陳舜咨編以東歐詩存原選甚濫手爲刪定易其名

曰歐雅

右總集

文說

雍正通志

宋林應龍撰

雅詞補義

雍正通志

宋林應龍撰

論學軌範

續文獻通考萬曆府志作論語軌範誤

元繆圭一撰

東坡文談錄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曹溶學海類編本

元陳秀民編

四庫全書總目秀民字庶子四明人是編雜採詩家評論蘇文之語大抵諸書所習

見又秀民既別有東坡詩話錄而此編又濫及於詩爲例亦復不純溫州經籍志東坡文談錄明代書目未著錄曹倦圃學海類編始刻之卷首題元四明陳秀民撰秀民實永嘉人後居嘉興此云四明蓋曹氏誤題四

庫提要亦未攷正也其書凡六十條並多錄舊文全無攷證時代先後亦漫無義例與東坡詩話蓋一手僞作也

東坡詩話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
學海類編本

元陳秀民編

四庫全書總目秀民既作東坡文談錄復雜採諸家論蘇詩者哀爲此書其排纂後

先既不以本詩之事類爲次第又不以原書之年代爲次第殊無體例又秀民既元人而書中乃引西湖遊覽志一條是書爲明田汝成作秀民何自見之曹溶學海類編喜造僞書此類亦可疑者也

詩法拾英一卷

讀書敏求記
天一閣書目

明孫昭撰并序

旨菖齋詩話

千頃堂
書目

明王應辰撰

右文史

蒲江詞一卷

雍正通志作蒲江集乾隆府縣志詞並作集
誤今從四庫全書總目毛晉宋六十八家詞本

宋盧祖皋撰

毛晉跋盧祖皋字申之自號蒲江居士永
嘉人樓大防之甥也一時永嘉詩人爭學

晚唐體徐照字道暉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
字紫芝稱爲四靈與申之倡和莫能伯仲惜其詩集不
傳黃叔陽謂其樂府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浙人皆唱之
中與集中幾盡採錄或病其偶句太多未足驚目余喜
其柳色津頭泣綠桃花渡口啼紅較之秦七鶯嘴啄花
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不恆鮮秀耶又玉簫吹未徹窻影
梅花月無語只低眉閒拈雙荔枝直可步趨南唐孤枕
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矣至如江涵雁影梅花
瘦花片無聲簾外雨云云蓋古樂府佳句也惜乎蒲江
詞一卷僅僅二十有五闕耳四庫全書總目祖皋爲
樓鑰之甥學有淵源嘗與永嘉四靈以詩相倡和貴耳
集其小詞纖雅曰蒲江集然不言卷數多少不可攷

省愆詞一卷

百川書志明史藝
文志千頃堂書目

永嘉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

集部

七

明黃淮撰

案省愆詞陳敬宗黃文簡墓誌未載而明刊省愆集未附詞二十四闕高氏百川書志所

載疑卽由集內析出著錄非真有單行刊本也然明志及黃目並相沿著錄今姑存之用備攷覈

雪菴詩餘

乾隆府縣志雪作雷誤

國朝林占春撰

右詩餘

晉光上人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

唐釋晉光撰

竹林集十卷

通志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重見竝作一卷

宋釋本先撰

崇文總目作本宣誤雍正通志本先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晝曰爲我造塔塔

成而寂如晝奉其所著竹林集十卷詣闕上進詔藏秘閣

釋懷賢文集五卷

淮海集

宋釋懷賢撰

秦觀曰通禪師行狀師操行卓越又多才藝工於詩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

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釋耄典記以自見云

雲林酬唱

薛岫雲泉詩歐乘補作雲林唱和詩

宋釋本無編錄其與薛厓倡和之詩也

温州經籍志案薛仲止雲泉詩

本無師與槐逕弟交遊二十年矣古人謂百篇詩盡和一盞酒須分余於二公亦云槐逕既歿本無編其往來之詩號曰雲林酬唱而不著槐逕之名考歐乘補引永嘉薛氏譜薛厓著雲林唱和詩與雲泉詩所載雲林酬唱合故據補其名本無僧舊府縣志不載當亦溫之詩僧也案經籍志作薛厓撰今據雲泉詩係本無所編也

做寒集二卷

東廡詩存

明釋靈基撰靈基字慧目住瑞安雲頂院

村居以後詩三卷

甄乘補東甌詩
存作村居詩

國朝釋彬遠撰

小若巖集十卷

阮元兩浙
輜軒錄

國朝釋超韜撰字眉光號閒菴

鋤餘草

花萼樓集

國朝釋超韜撰

周天錫引蓋予讀漢劉章傳異之得四句
偈朱虛行酒太后前拔劍誅呂歌耕田立

苗欲稀非種去更於何處覓安禪偶閱
眉光鋤餘草悠然有會遂書以歸之

深雪草堂集

乾隆府志

國朝釋霽崙撰

羅峰集

乾隆府志

國朝釋素心撰

耕餘集

東甌詩存

國朝釋宗相撰宗相字卓仁邑張氏子住滌溪

山居詩

全浙詩話

國朝僧益撰

雨花堂詩草

刊本

國朝僧無言撰無言號素庵

右僧詩附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七

歷史藝文但存書目不錄詩文者多不勝錄也地志則不然或釐數卷附志以行或別一編與志並出一則錄其要一則致其詳用意不同其藉徵文以爲徵獻則一而已矣舊志詩文三卷外內不分頗嫌襍糅今用戚學標太平志例分爲二編文外編爲類八曰制誥曰書簡曰贈序曰序跋曰傳狀曰祭文曰雜記曰雜文文內編爲類九曰奏議曰論著曰書簡曰贈序曰序跋曰傳狀曰祭文曰雜記曰雜文詩亦分爲二編而以御製冠外編之首閩秀方外附

內編之末皆以時代先後爲次雖限於篇幅採摭不多遺漏不免然大要可觀矣

文外編

制誥

宋

給事中劉安上除徽猷閣待制知壽州制

瞿汝文忠惠集

朕垂意四方恤隱寡用勤施於遠民咸使得職惟朕左右近臣審喻朕志其能底綬有衆具官某率履自躬克有常德昔爾代言昭播告於庶邦匪難自口施乃政事矧茲近服若予邦甸惟爾心禱辟罔有內外其尙豈弟擾民永綬厥衆

何伯謹太學博士制

胡銓濟庵集

具官某立師惟一卷之書昔聞其語博士中三科之選今豈無人爾學有淵源行有矩矱實諸尚席允謂當仁師嚴道尊端在表儀之正教行俗美矜觀長育之能

林叔豹除江東運判

劉一止
茗溪集

敕具官某使者之任寄朕耳目號稱外臺維持紀綱以肅所部若御史執法日臨其前姦欺屏息莫敢孽芽則雖四方萬里之遠朕可以無憂矣况於邇乎爾文學志行自輩古人曩昔澄清不待多訓轉輸之責却計是資爾尙勉之江吳壤連朕聽不遠將於是觀政焉可

吳表臣兼侍講

茗溪集

敕朕承祖宗之貽訓紹金華之絕業爰開經幄燕見近臣紬繹至言考質疑義庶幾講習之樂與子大夫共之爾具官某行如古人學探聖域論議雅與實獲我心是用陞爾勸讀之官益廣舊聞非但舉行故事爾其懋哉可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

棧餘政
媿集

三才集卷之三十一
一
二
敕具官某浙河以西吳與爲輔藩浙河以東婺女爲名郡
視邦選侯委任惟均爾少爲舉首聲振東南從吾春官徧
歷寮案念投閑之既久命起家而作牧引嫌自列易地爲
宜是行也非惟不使汝遠去畿甸苟盡心焉課最易聞公
論自此而定則朕之
眷汝人無閒言矣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

攻媿集

敕具官某朕以冊府爲重選才甚嚴信宿之閒既得逢吉
爲之貳又俾叔似長之所謂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
人焉拔其尤士論翕然朕亦自樂於得賢也爾問學淵博
論議明辯結知慈皇擢在諫省有古諍臣之風遠乘輶車
歸貳容臺物望無不宗之既授以太史氏之職復使正此
久虛之位表儀雋游儒者之至榮也雍容養望以俟甄擢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

攻媿集

敕具官某即選在今爲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外庸而後
授今得人物之英爲之則又增重矣爾博極羣書洞視千
古文章之發追配作者頃由冊府試以郡奇臨事知變就
畀使節以寵之天官名曹實爲星省之冠是不於爾而誰

屬簡要清通

爾其兼之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攻媿集

敕廷尉天下之平游居卿列宗伯春官之貳徑入從班是日異思實由親擢具官某才兼數器識綜九流蚤以多文之儒務爲有用之學方彈冠之伊始已脫穎而不凡禁闔拾遺得真諫官之譽藩方作牧有古良將之風比因奉最之歸俾選明刑之任惟慶霈旣行之後當郊禋再舉之時儀曹久虛禮典誰屬釋爾平反之重參予制作之司有功過于張之賢朕所知者虞舜命夷夔之事汝則兼之益勉告猶斯爲稱職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攻媿集

較具官某爾以君子儒爲湖北常平使者蠻獠披猖省民驚擾船粟而往哺之爾之職也因攝憲臺併任其責就設方略隨以撫定朕聞而嘉之可謂不辭難者矣乃酌帥臣之言姑輟夔門之役茲庸命汝持刑本道以慰民望以獎爾勞其思永圖靖此一不汝忘也

侍御史張叔樁權吏部侍郎

攻媿集

敕朕祇膺丕緒董正具僚六部之分莫如選部之爲重小宰之事豈應冢宰之兼行輟而風憲之嚴司我銓衡之舊具官某性資凝粹論議正平襲永嘉之儒風蚤收科級守文昌之家法雅擅鄉評再策名於朝行幾問津於禁路進班柱史君舉必書攝事天官吏姦無蔽自擢居於橫榻久肅正於南臺當予御圖三日之初俾爾正位貳卿之列規模素定要須甄拔之盡公藻鑒益明無使賢愚之同滯副茲隆委成爾脩名

吏部郎官葉適國子司業

攻媿集

敕具官某國家萃天下英才而置之學選於衆而爲之師經術由此而明人物由此而出豈細故哉朕御圖之初思欲作新學者耳目求當今第一流素爲天下士所推服者以正師席宜莫如汝矧茲郎潛資望俱稱故用之不疑傳不云乎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惟汝足以當此哉

朝議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張叔樁封永嘉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

陳傅良止齋文集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奧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海內之英綽有譽處方平居時恂恂唯謹而侃然正色一臺之上言人所難肆予初政爰貳冢宰爰長諫垣僉曰汝諧也實相予祀克輯上儀徹之士田第循故事方圓爾躬嗣有寵數可

知盜國府木待問除煥章閣待制

止齋文集

可教朕方隆孝治瞻言慈戾昔者所進今誰在乎將第其功而何舊學越在外服也具官某蚤以摛筆簡在烈祖晚而勸講眷於上皇胡然江湖荏苒歲月一時輩行迭爲三事而猶紆宣城之組乎自魁多士及班從官於今守宣事久論定而又遭歲不淑克究爾心活瘠起痿闔郡見德朕覽奏計益嘉賢勞次對西清我有異數一朝酬之誰曰不可

朝奉郎湖北提刑陳謙收捕獠寇有勞除直煥章閣止齋文集

敕具官某有以書生而可以卽戎是不謂之長才歟爾某嘗有位於朝矣介在下僚無以著見試之劇郡談笑而理越持湖節遂克徭寇誠得如數十輩萬物吐氣非爾之謂乎寓直延閣姑以勸功真諸周行誰曰不可

祕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薛叔似除權戶部侍郎

止齋文集

敕朕欲省賦甚而用不足蓋嘗歎息安得執古以御今之士與之共圖邦計乎而澤下究也具官某習於六經之道而明當世之務自薦紳先生下逮新進稱爾不容口也屬茲銜命萬里來歸革帶蔬食行乎蠻貊朕甚嘉之曾未復命擢貳民曹夫從班豈所以償勞乎可使治賦孔門之學何以利國孟子不對於斯二者並行不悖此朕之所圖於汝也尙其懋哉

以永士譽可

大理寺丞林思齊除大理正

止齋文集

敕具官某本朝重科目而有以奕世父子一門伯仲赫然聯翩擅聲名於場屋若爾者豈不足貴乎而何州縣淹恤亟稱賢勞岳牧論薦始有朝蹟也淑問獻囚士論惟允俾爲禮官自丞而正鴻漸之序嗣有懋官可

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

止齋文集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考定六藝至大學之卒章歸於義利易道深矣亦曰天地大德次及於理財也今宿師數十萬以天下之財贍之不領於大農之經費而居此官者不知此誼是不重為吾民病乎宜廷臣論諫者欲得賢士大夫使之久任以加惠吾元元也朕覽奏矍然改圖其人而大臣首以爾適應選擇輟從司成晉長外府以儒術總戎餉助於此矣行爾所學奚必多訓可

集
大學博士葉味道除祕書郎仍兼崇政殿說書制

洪咨夔平齋文集

敕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閒前乎管百世之既往後乎鑰百世之方來非諸儒誰屬爾以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詩所謂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者也列在書帷據經訂古以沃朕心具有師法朕甚嘉之由博士進丞中祕仍懋金華之業蓋將閱其中而肆其外用昌斯文豈特以鎮吾羣王之府可

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州兵

馬制

平齋文集

敕具官某武陵枕重湖帶五溪民夷錯處牧御匪易必熟知德意者往綏之爾厚而不浮莊而不撓正於廷尉惻然惟恐一民之冤德意蓋熟知矣出布藩條旁制四郡奉法循理以康乂民夷俗亦將聞風而帖服本正則未治也朕方以賈實課吏爾求爲可知嗣對光華之渥可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

張守毘陵集

朕緬懷函夏式重陪京維昔秣陵有孫仲謀劉玄德之論在於今江左與漢河內唐東都之地均惟時保釐必在俊傑具官葉某天才英邁神慮安閒學廣問多務緝先民之緒任重道遠不斲近俗之名嘉挹注之不盈趨延登而入侍而志計懇到裨益宏多嗟議論之折衷實獻納之攸賴朕惟藜藿之不采莫強樽俎之折衝方圖制勝之自中重惜爾身之在外然念石頭之形勢實爲江左之重輕爰陞次對之班允副居留之望噫覽神州之風景勿謂無人撫

地險之山川亦足用武其往
敷於聲教以思啟於封疆可

賜朝散大夫試尙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

命不允詔

真德秀西
山文集

敕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俾司
輔導若時詹省實亞賓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義道德之
要必顯其職庶幾陪居處出入之親以鄉風號鴻儒首參
鶴禁綿厯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與其贊貳司戎尙共
簿書之責孰若優游端尹日惟經訓之陳用正厥名豈輕
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徒守於一謙庶益裨於三
善所辭
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
秘書監戴溪辭免該遇皇太子受冊推恩特轉一官恩命

不允詔

西山文集

敕具悉曰吾元子之在資善也卿以當世儒先橫帙左右蓋於火燃泉達之始已有日漸月漬之功越既升儲備歷宮案迪之以正心誠意之學勉之以居仁由義之道從容啟沃裨益孔多朕方嘉爾之勞思所以表厲而未遑也禮成增秩亦維其常何必揭謙畱我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尙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

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或畀祠祿不允詔

西山文集

敕具悉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於時故年甫六十九辭宮傳之秩而歸林焉清名高行後世所慕望而不可及也雖然居易則誠賢矣苟時君能挽而留之用其言以顯其身使居易無勇退之名而唐室獲任賢之福豈不尤可尚邪今卿以白傳之年而數上澗槃之請豈非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年未至而告歸在卿固爲高致知賢而不盡用天下其謂朕何勉從吾游毋使識者窺朝廷也所請宜不允

賜華文閣學士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

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西山文集

敕具悉朕惟求多聞乃有獲實哲王永世之規不學詩無以言蓋聖門教子之躋肆疇端士俾翼元良必先六義之陳以裨三善之懿卿心傳洙泗學陋毛韓其於從容諷誦之閒居多涵泳性情之益既終厥帙宜獎爾勞其亟佩於寵光尙益厪於輔導所辭宜不允

明

諭祭國子監祭酒王激父封右通政王鉦文

王氏譜

惟爾資性溫純行履方潔邱園晦跡鄉里稱賢善錫厥躬慶鍾合子蜚聲甲第洊歷華階義方足徵褒章屢錫允惟壽考久享安榮茲以台終夫復何恨爰推子績賜祭爾靈仍命有司爲管葬域九原不昧尙克歆承

張孚敬謚法

張氏譜

秩以命加階極三公之貴名由行著詞嚴一字之褒雖稽古以推恩每因人而示寵事關激勸義篤始終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性資敏明才猷宏遠蚤登鄉薦繼擢甲科適予嗣統之初首舉尊親之典乃能據經執禮抗論危言力匡大孝之成誓竭匪躬之節留都拔用翰苑超遷晉佐本兵遂參內閣顧盡心以體國每隨事而納忠倚畀方隆沈疴遽抱辭榮既久哀訃輒聞念茲元輔之勞宜有追崇之典茲特贈太師諡文忠於戲鞠躬盡瘁嘉臣職之克修顯忠錫名庶朕心之少慰幽靈如在寵命用承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贈僕少王德誥命

王氏譜

事君致身臣之職也乃若致政之臣則無官守而能捍忠捐軀者朕甚憫焉褒善勸忠之典可不隆哉爾廣東按察司僉事王德才資果毅志操廉明爰自登名延對佐郡有聲比陟諫垣值胡入擾畿甸爾時抗疏忠謹屢陳遂命募兵齊魯簡閱惟精既而握憲東粵肅法飭戎所居可紀乃以鏡直忤時而歸蠡茲鳥夷戕爾邑里倡率義旅入援危城禦寇勢孤竟遭奇禍朕用嘉悼特贈爾為太僕寺少卿兼錫禍陰嗚呼死天下之至難而成仁取義聖賢所重惟

爾圖難效死雖未遂其壯猷而勁節英風尤可傳之信
史歆予旌獎寵爾忠魂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贈僕丞王沛誥命

王氏

士無民社之寄而有死事之勤其志壯矣國家愍其死而
褒之以勸忠也爾益府良醫王沛出自宦族卓有義聞云
當束髮之年卽抱請纓之志值島夷猖亂民罔寧居其在
嘉郡受禍尤烈爾乃鼓衆僇力保障一方躬率義兵屢挫
劇敵詎意寇掩我之不備力遂屈於莫支兵刃交集膏塗
草莽志雖未酬而忠則已盡視彼臨難爲前却者遠矣朕
用嘉悼特贈爾爲太僕寺丞加之懋蔭嗚呼能以衛社
稷之心效死封疆之力在分闔授鉞者猶難也謂一介之
士能之乎國有奔章盜獨爾靳抑使士伍奮於戎行
尙歆味澁永慰忠魂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書簡

宋

朱子答薛士龍

朱子集

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澤之歸自
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
教於前願以憂患之餘屏迹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
方起隱顯異起私竊揣料未容遽逐鄙懷則亦悵然太息
而已茲者林擴之來乃知榮膺眷眷出試輔藩宣布之
初譽處休治深以爲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教告甚
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
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
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
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
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
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
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
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
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慄
然大懼口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
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
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
略聞之矣願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
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

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疆其所不足以前誠不
世患劫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
忍復爲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
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
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
斥絕尙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途則執事之賜
厚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
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
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
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
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閒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
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涓滴輕重厚
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
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厯間嘗取湖學規制
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尙有可
攷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
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閒伏紙不勝引領

答葉正則集

朱子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閒寓舍並坐
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
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
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
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
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
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
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已見博量湊合撰出
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
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
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
撐拄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
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
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
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
不深考爾此外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
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
會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
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
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

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
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动其心究其根原乃
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
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
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
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
而有損也

答包定之

朱子集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若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
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
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
向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
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會相見否亦頗得
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開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
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
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陳器之

朱子集

性是渾然大極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

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心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側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體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儿粲然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

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適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謂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合乎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非是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非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

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謂循環不窮胎合無閒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黃幹復葉味道書勉齋集

榦彖彖如昨衰晚冒昧初以事簡為幸忽值大旱不遑盜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為後日之地以是其憂稍寬但事變之來不可預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丐祠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為歲終再請之地也語錄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為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見而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為穩當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用中庸

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慎者非以其有餘而慎之也慎
字本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
而無信一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有
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
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未共由志者存之而不忘德則道
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守之而不違三者皆人心之全體德由
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心之全體德由
離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載
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正可憂正
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爲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
諸君子讀論語而得之今既刊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
存畱底本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
言語畱此人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暑熱不可
言旦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文書中 翰昨以鄙見所
疑奉質今觀所答頗似未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聖賢千言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
異今只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
間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而已也道
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

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教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教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各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己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不如此看得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鶴突而無別謂之異者支離

而不過矣。幹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德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個道理也。朋友難得相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幹前日附去諸兄往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餘之說失之合一，而無別諸兄之說失之離析。而無統更取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爲天下無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極爲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語，則全指用而言。畢竟體性謂道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更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無著落。諸兄精力過人，更爲思之以見教幸甚。

張九成與永嘉何舍人

橫浦文集

永惟仙里聖學盛行元承元禮少伊諸公表見於朝廷而
彥昭恭叔元忠之流力行於太學渡江以來此學尤著精
深簡妙深入洙泗堂壺中其至矣哉某叨守於茲幸亦云
甚其詞賦旣行此學似不逮前日更望舍人與諸君子鼓
舞晚進使不忘
師承區區之願

周必大與鄭景望吏部書

某向來常恨無路款教今使節言旋雖獲一再瞻望又義
不敢曲畱從者凡所欲言十未布一二正爾耿耿伏辱
教喜承經旨台侯動止萬福程氏書嘗收數本而未有如
是之備者最後經說尤所願見拜賜感幸深矣大凡深於
學必能合乎內外之道近世士人稍通其說則謂施於事
者便與聖賢台自信太早而不知他日未免害道所賴吏
部及欽夫二三公推所蘊以覺來者於抑揚去取間使是
非深淺皆有所別自然儒效日白於世某所望門下莫先
於此此外惟爲國保重會君舉教授
告再三致意昨所箴傲不敢不勉也

陸九淵與戴少望

象山文集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娶女宿留龍窟臥病與凡航川與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丙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繫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孫應時與王祕監書

燭湖書

某頓首再拜上狀判院太叔尊契兄庚子之春實與兄別中間人事凡幾變矣然僕常心敬兄自以異於他人雖歲與僕亦不忘否耶憶離遂安時嘗一寓書殆未嘗達耶去

冬應徵之來能言近況甚喜尋聞大臣汲引出於至公遂
登朝列士無閒言益以爲喜忽奉惠翰相勞勤篤喜復如
何卽比秋朔隆暑伏惟襟韻清涼台候萬福某守愚安分
只似昔時髮白目昏老境侵矣受縣最劇隨力支吾幸不
得罪於民而爲代者所招新使君非素知以此畱未得去
孤特無與事或未可知所恃者民言衆論之無他耳到都
當求見向涼千萬珍重不宣前年冬杪自吳得歸過都
不敢相聞當悉此意不謂兄久亦不容於朝幸非指僕爲
累然料其實所以奉累多矣能不追悔否也抑遙有專城
之榮又似適足爲福高情曠度何所不可言此聊發一笑
今歲六月極暑未秋已涼而連日狂風橫雨不無傷稼千
里相距彼土何如澄江地近而望不輕然最少事易治號
爲道院仁人臨之但爲之弭災致祥使歲功順成善有所
勸枉有所懲斯可矣他不足過於用也妄發之言又當
一笑某杜門奉親不敢訴窮於人寄諭令自雪則未能往
益懼且無資又非身行不可也兄以爲何如懷抱千萬臨
紙耿耿

舒璘答薛大卿象先書

舒文靖類稿

某去歲到新安便道合求見然求名之地貿貿而來將謂
我有覲心爲是而止要未能釋然也奉常居九卿之長真
國家養才地當今善類屬望如象先者蓋寡望有以稱斯
責新安學舍今漸整頓有數後生亦可教但自媿學力淺
陋耳傳漕素不相識忽送至薦書知過譽之賜非所稱也
當今求舉狀者例以薦賢爲辭如某鄙陋名字素不入諸
公耳未必不以我爲宛轉某年老已不作升
進夢願兄愛我以德於利祿境母真念可也

陳耆卿上水心先生書

集 篋

十月五日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謹齋沐裁書
再拜獻於崇福待制侍郎先生閣下耆卿聞道之在人猶
日月之在天有晦有明而未始有泯滅也何也晦明者日
月之光也人能以光見日月而不能以光盡日月也故
晦與明百千萬變不能損益乎日月之一毫道之有晦明
非道也亦道之光也庸人之於道猶行者之於日月也行
者一息不見日月則瞽其目矣庸人一日不見道則瞽其
心矣詩書易春秋孔子發源之書也其所謂仁昉於易之
元其所謂誠昉於易之无妄其所謂造端乎夫婦昉於詩
之二南其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昉於書之堯典其

所謂蓋桓文而黜管晏昉於春秋之尊王經種子也四書
藝之以爲穀者也經麴蘖也四書釀之以爲醪者也茹穀
而思種子之功酌醪而思麴蘖之美此所以爲善飲食者
也今六合之士俛俛然其無所之者指先生之門以爲戶
櫛拾先生之咳唾以爲八珍大饗也者卿起山林中不敢
自絕於斯道竊窺先生之學千載一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道賴以勿替噓吸太極轆轤三光駕風鞭霆幹
乾轉坤聞所著述有曰習學記者天下學子爭飾誦之期
與古聖賢同一不朽而耆卿則
未也今日之來惟提耳以告焉

許景衡與丁剛巽書

橫塘集

某向數以先丈葬地事問左右而誠意不至辨論不精不
蒙留聽然亦以爲剛巽必以某言質諸識者則改卜必矣
近左經臣見過云剛巽襄奉已有日祇用舊地不識誠然
否凡世俗所謂地理陰陽禍福之說無所考據者皆不足
論今特論其有考據吾徒所當守者孔子曰卜其宅兆而
安厝之卜者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惡雖不可一概言
然地之美者不過土肉深厚無砂石無水泉不近溝澮陂
澤故無卑濕之虞不近道路市井故無意外之患地之惡

者不過土肉淺薄有水泉近溝澮陂澤故不能無卑濕之虞近道路市井故不能無意外之患故凡人子之葬其親也故地之美者葬之則死者安地之惡者葬之則死者不安死乎此非禍福之說而理有如此者不安矣生者其獨能安乎此居處之安然後甘旨定省不失其所謂養苟居處之不安則爲人子者能泰然自安乎古之人事死如事生未聞獨詳於未死而輒畧於已死也今先丈葬地倚巖而穴巖腹泉出汨汨不休春夏尤甚壙底皆狼石此地之美者耶地之惡者耶且聖人所以教人卜者以汰吾人之疑也若耳目所聞見思慮所能及則利害較然矣尙何疑哉竊聞剛巽將濬溝墳旁以却水害某以謂就能却此水而壙有石亦不可葬何者石能生水故也今天欲雨礎必先潤濱江倚山之礎往水出今雖能去冢上可見之水實未能去壙中不可見之水也可見其害小不可見者其害大又况可見之害未必去而不可見之害有必至之理耶或者曰剛巽開此地其費不貲業已成是未能遽易也某以爲不然尋常稍有知識者則不敢較葬親之費孰謂剛巽兄弟之賢獨借此費乎又曰剛巽必用此地無他

亦欲享祀便耳是又不然卜地葬親以爲萬世之安此人
子本心也若夫異時享祀之便否特其末耳豈有舍其本
而徒徇其末哉使君家子孫果賢耶雖千里亦能致享使
君家子孫不賢耶雖跬步不能致享固當問其子孫賢與
不賢不當計其墳墓近與不近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
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是知三牲之養不如不失一
杯土之利爲愈也今無故舉先丈神柩置之有害不美之
地雖能斥世俗地利之說卒違聖人所以教後世者竊爲
剛巽不取也然此地不可葬凡剛巽親戚朋友舉知之然
未聞有歷歷盡言以止剛巽者豈以剛巽爲不足語哉誠
以不可止而不止也某以爲剛巽平昔最疏通不蔽或者
有未喻耳故敢盡言之實覲剛巽幡然而卽吉卜也若剛
巽又不聽健決不回則亦未如之何矣竊計剛巽他日親
見水害則必追咎親識朋友無能盡言者則某之言雖不
蒙見聽於今日亦庶幾見思於他日也

王十朋與法臺張闡

梅溪後集

法臺鄉丈茂對新揚檢勅臺憲神相忠嘉台侯萬福某日
者伏審光膺寵命喜至於躍念欲卽修賀書竊謂大賢進

用不止於此日矣殊擢故少遲之非敢自外於門下也仰
惟聖君求治甚切不爲無事吾鄉一二先達致身臺諫當
得言之秋必能明目張膽以慰公論某所以遲遲而賀者
亦姑有待焉敢乞上體眷隆展盡底蘊以結主知指日大
用以福蒼生以副簪紳之
望維桑與梓亦被餘榮

陳傅良與鄭景望少卿文止齋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
年平生氣息爲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閒託子之
命仰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爲天下賀簿書之勞非所以瀝
儒者比來穀下傳聞傳設詳密不見端倪口私用慰釋雖
百九兄書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
兄屢不應書自敵已猶倦况違尊者乎又從縣口請祠爲
禮率直如聞朝論頗不相然臺符徑至殆非初心而得書
顧願欲一來捨昨就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
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茂
祭酒僅及家易簣劉大著王詹事皆竟不療海內賢者相
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
悼亡暫告未果復入年來所得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文外編書簡

七

用無慘職罷還家了親事益遠得御倘憐其不自棄而終
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喪之辭直下砭針則千里猶膝下
也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閒兩辱垂教一具報後許
簿報書亦嘗略布淺漏以求是正頌令嗣書缺然不至左
右爲之歎然建盜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苟之意爲請
始言輕無效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順正
自是天資頑頓不甚領會世閒羞辱一事非敢以爲學力
也見性之誨敢不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
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爲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
得其一二以爲盡在是端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
書他日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扣繫臨紙惘惘

答薛子長三

止齋文集

日欲報所况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歉作承命重爲不敏某
衰惰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
義例爲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
非天閱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
魏無陵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與北齊
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

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
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
卽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
近宗簡遞示吳門書藁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
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
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數日流連酒盞閒欲課詩奉送竟不就晨興抽毫而來使
已及門矣謾塞盛意爲借書一章以往所謂雷門鼓也一
笑一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居尙友
有相先之美臨事立我爲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患而
國朝風流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意來長編過眼數卷
衰情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將熙豐後來盡付左右諸人
便昏澀異常每對插架慨嘆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
來論方閱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者往
往不收未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荀袁二紀以來下
逮司馬通鑑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
下旁行溢無非解剝經誼而非自爲書今乃合太史公
紀世書傳繫之編年則其閒事辭鞿轄勢必至得此遺彼
由此觀之類不如正史之悉也然區區所冀深探書外之
意來書所謂實事本末往往在此且如西都之末士大夫

元美集卷三十一
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爲吳
魏之役拳拳於漢獨南陽數人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
可以書盡哉何當并合共講一二新詩見
寄疾讀降嘆建安以來迺今見此作也

明

王慎中與項甌東

遵巖文集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答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洪君
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於治行匆匆之際復教詳至
如此不但仰感情誼之殷又以竊知有道者所養從容暇
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不困者固此事也來
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爲文者不當雜出於老子而當一於
孔氏之言其所及孔老之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欲學者
一於此而不出入於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答公
書本非爲老氏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爲文者其義
雖正而於識不爲達也文之爲道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
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於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
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爲雜南人周任之言每舉於
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矢口爲言而於前人之言時

凡人才猷之美器量之宏者隨其所用而無不可孔子所謂君子不器是也永嘉阮公以禮天性和易學問博洽由永樂壬辰進士擢廣東監察御史其在職也扶植善良摧折奸慝凡所巡歷之地人罔不稱其賢能清良吏部尙書蹇公四川人未嘗輕許可往年於京畿考察官吏賢否視公設施措置咸當人心乃稱善不已遂擢爲四川憲副特厲之色及其臨事則裁度斟酌井乎有條而無乖錯於理時余任風紀出巡四川凡官吏以貪暴罷去者不可勝計獨公與今禮部侍郎陳公以最稱公真無孤於蹇公擇任之意哉越數年余出守永嘉詢訪民風耆老數與余言阮公家食時資業甚富出仕之後田土大半易錢以供官費而妻孥不免於饑寒所居之室不蔽風雨余甚嘆異比又聞公自四川滿考來京屬官有饋飲食路費者公正色却之饋者曰公昔在任則不敢以貨利賁今公去任奉此將以報德公曰平生不知此味發舟而去一無所受余每嘆人之居官昧於正己者百計積聚貨財增置田園營建居室以遺子孫乘駕車馬服用羅綺以夸鄉人然此果官之俸祿乎民之膏血乎視公之清操介然能無頽乎廷臣議公遷擢次第余亦與論列咸謂公宜爲憲使未有員缺迺

轉公參政以候遷擢而公遂有山西之往或言公才德俱美宜任六卿乃復出補外藩於常情不能無不平之施公曰官之於內固求盡職官之於外亦求盡職使在外能稱而在內之不稱則不若外補之無嫌也吾聞而喜之知公求無愧所職也然今聖皇御極孜孜圖治選用老臣置諸左右若公者豈久於外任乎公行矣吾知山西郡邑翹首景仰焉

劉球送周脩謨還鄉祭祖序

兩溪文集

皇朝策士迄今二十科而兩浙學者與大魁之擢自四明之張信後有今永嘉周君中規其人焉中規之擢魁也又當聖天子改元之初年則其出也豈偶然哉蓋必有以鍾夫浙東最秀之氣而開夫天地極盛之運也不然何以生當其地出當其時歟士大夫於此豈得不以潤色大猷培植名教爲吾斯文光者屬望之哉今年春君同考禮部會試以勤於事致疾因欲解職而去余數以士大夫之所屬望者勉留之未幾而疾且廖雖欲去而義有不得去者矣於是以前廷嘗推恩榮其二親而燎黃之典尙缺脩舉乃乞歸展邱隴果得請而行其同榜之士徵余文爲之貺余

以其所生之地與所出之時而揆之因有以知君將得以
大行其志大收其名而大成其事業於斯時矣雖然君亦
不可不增乎其能篤乎其行以待之焉夫騏驥之駒空冀
北之羣而出適遇燕人千金之購以得售而登天閑人莫
不期其鳴和鑾駕大輅馳騁乎清道之間矣然而終老槽
櫪之下卒不得追望屬車之後塵者何耶調習未至而蹄
齧之性尙虧其循良之德也君其登天閑之騏驥矣苟致
力於仁義畱心於詩書以盡調習之功焉其何患乎不中
於自進以求副乎士大夫之望焉

謝鐸通政經歷徐君贈行詩序

桃溪淨棗

成化庚子春二月天官卿以吏比奏補中外官乃取太學
諸生與諸進士比諸途進者絜短長而參用之永嘉徐君
宗德褒然出諸生之右遂拜南京通政經歷於是君領鄉
薦居太學十有六年初君之調選天官也願得一州縣以
自效曰吾不得於進士將得於民吾敢以是爲勞人者哉
既而不果得則又曰吾願如是而不可必得則命也吾何
擇乎哉夫今之所謂仕宦者外而尊靈內而卑此人之情
而亦輕重自然之勢也况通政天子尊靈而喉舌而其屬
視部寺

臺省不爲甚卑者乎君之志蓋以爲居其職則思任其事
與其逸吾身以負於職孰若勞吾心以不負於民是以盜
爲彼不爲此也夫豈擇所利以自安者哉或者曰君先給
事與今天官卿同事先朝爲知己其知君也蓋深用而不
違其材也審矣而何以其志爲哉予曰不然以夫子而使
漆雕開仕非不知開也及開對以未信又從而說之則固
不若開自知之爲至也然則知人之道其難乎誠使
今之士自知皆如開而說之者皆如夫子將天下無難事
矣雖然君年方壯誠以其有餘之力而益求於學以充之
他日出而爲方岳爲郡太守以從事於民未晚也則亦何
歉於自知者哉君始與張君尚美彭君口口讀書後湖未
幾連舉於鄉稱後湖三友茲行也尚美實相率爲詩以贈
而屬予爲之序予亦知君者也因不敢讓而述其意以歸
之君以爲何如哉 案宗德名鑰成化乙酉舉人見選舉

王世貞送張有功尙寶左遷淮運序

兪州山人

上既采永嘉公言追尊先皇帝后已遂相永嘉公先是中
貴人監諸征鎮於列踞撫帥右得徑下教令屬郡邑屬郡
邑惴惴迎恐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靡縣官帑卽代滿橐
靡不巍然高也居恒詫上私人卽三尺無奈我何而公既

相緣天子意乘閒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中貴人
最近幸者曰司禮固屬視閣臣自公相絕不復敢希請公
亦絕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固旦夕指屈待發也非上仁聖
及公謝苞苴內行整整焉覩頻首服哉公子姓鮮乞恩
澤而上殊念之一日召其子有功而髻也授中書
舍人公沒進舍人爲尚寶丞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
乃奪階判鹺事矣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廣允未竟耶夫
亦司柄者何異乃爲中貴人甘心矣蓋有功能詩奇屈
其坐客而又好治具浮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卽挾先人
遺脂車乘鬪雞走狗爲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且上以尙
寶事簡於秩號清貴故多錄相臣後使優游食餘勛爾十
必取吏職裁之而孽之罪何以有辭於逝者永嘉公相十
歲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歿僅以身葬亡遺賞至有功從
其鄉富人貸息佐酒費爾召伯之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愛其人至惜其植永嘉公肉未寒又何屑肩阱推有也
且謂有功使酒難近如灌夫有非誠能使酒難近如
灌夫者當田太尉抑項恂不復語矣吾固惜其志未竟
氣開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
功去者難予永嘉公誠名鄉然借上逆折苦朝士氣奪
至今寃哉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公肯已之

耶攻公者合不堅不足以求伸勝且詔獄廷訊非公幸勝矣
不決外自守令下洎氓畷卒戍不復見貂而璫者翼虎
也今具一地安枕朝士洋洋過殿廬中貴人多却避雖心怨
者少亦一安枕朝士洋洋過殿廬中貴人多却避雖心怨
之見亦一安枕朝士洋洋過殿廬中貴人多却避雖心怨
爾當疏上執政爲有他功憤然謀具狀留有不觀二正朝事
不肖之任子既以辱先太師茲則何可重辱生不固遜謝曰
清近鮮困心衡慮罪狀誠有之出爲卑小官當也乃止有
功亦識慮過人遠賦甲天下而大司農爲軍興故實右臂
焉勢必繼取而倍計知有必不爲國倥僝蠹其積然茲
非尙寶優游地也稍緩稽不當吏得執簿書繩之亦誰爲
若悲且借矣有功蓋勉奮焉公使交好如予輩稱隴西李
氏曠其家聲其有以廓永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予則何
焉較

宋

序跋

樓鑰書仰孝子行實後

攻媿集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爲浙河東西冠嘉遜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第其深處巖谷不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鑰不肖願與邦人訪之聞於州於部使者於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真德秀跋永嘉劉君誌銘

西山文集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旣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

陳傅良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止齋文集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
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
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
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元

陳高陳太常飛白書跋

不繫舟漁集

天台鮑君錫獻爲行樞密分院斷事官蒞溫郡大得民心
威行惠流信義孚著其居官大抵以廉爲本於是太常陳
君穎達作飛白書廉若鮑叔四字以貽之昭其實也予每
觀夫天下之人莫不知廉爲可貴也然而鮮有能以廉自
守者蓋人有血氣之性則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能不
爲利之所動不能不爲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
而邪公以之而私以曲爲直以是爲非雖有聰明之極威
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民心矣此廉之爲善所以難
能而古今之論吏治者必以是爲尚也鮑叔輔桓公名著
於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前史照耀
千載今君復能趾美前人聲聞日章使士大夫咸喜稱
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勛業必將有徵於斯云

明

楊士奇題黃母劉傳後

東里文集

晉屠岸賈之殺趙朔也將併殺其遺孤朔客公孫杵臼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遜其難者於嬰而自殺夫立孤古烈丈夫之所難也觀蘇平仲傳永嘉黃母劉氏保孤事豈不尤難乎哉蓋趙見禍於國之亂臣而黃見禍於家賊夫倉猝莫夜變起房帷之內雖勇智士或不足禦況弱女婦乎劉之志所謂可與日月爭光非耶劉沒今六十年曾孫淮榮膺寵命追贈劉一品之貴殆天所以報劉與司馬子長著趙客事炳炳無窮於天地間平仲今代子長也將劉之事暴白後世豈有窮哉豈有窮哉

謝鐸重脩永嘉縣志序

桃溪淨臺

溫在兩浙爲名郡永嘉又溫之巨邑也蓋自宋以來雋碩薦紳項背相望人益顯而地益勝幾三五百年於茲矣邑舊有志歲久殘缺且來者無所與續邦人病焉宏治戊午新安汪侯循來宰是邑旣明年政通人和乃取舊志而參

酌之總之爲十六卷既成以書介予所親章秀才玄槓來請予序予與侯有斯文之雅不得以不能辭惟古者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邦國各自爲志所以紀一方之事若晉楚之乘與檣杙是也我朝雖所掌無恆職而一天下之事若周之職亦各有志則猶古之遺制也然一統志采之天下作之朝廷其體重其勢疎則其爲志也固在所當略雖欲詳之亦有不其體重其勢疎則其爲志也藩省而州郡以至於邑天下之勢蓋於是乎極則其志不爲體昔所可略者於此不得不略昔所不得詳者於此不得而不詳況夫永嘉爲附郭巨邑郡之體統亦將於是乎在矣然則是志也安得而不作其作之也亦安得略之而不詳哉夫志不特紀已往之迹亦所以垂將來者之監焉蓋於建置沿革可以見世代之紛更於田賦物產可以見世變之升降於人材風俗可以見世道之污隆於詩文政績可以見世運之興衰於是而視其善以爲法視其不善者以爲戒則凡生長是邦與夫臨洺其地者皆一舉目可以得之矣亦奚以他求哉此汪侯作志之意亦或古者小史之不識以爲何如

題松塢卷後

挑溪淨臺

右松塢卷序記詩賦贊若干首作者凡若干人溯自今歷
正統己未凡五更元朔幾六十年矣誦而讀之以想見其
人若章恭毅之風節劉文安之問學李考功之靜退皆歷
歷如前日事是固斯卷之所恃以重者乎抑予聞松塢公
每讀史至奸臣賊子處必掩卷唾罵乃已於乎九原可作
又盜知公無於此而掩卷者乎予生晚不及議公尚幸友
公之孫故冬官侍郎世顯因識公之子今縣學生彥良彥
良以是卷示予因題而歸之觀者尙論其世無徒曰黃氏
子孫文獻之
美觀也哉

侯一元英橋王氏族譜序

二谷山人近稿

英橋王氏者吾溫士族之冠也西華王君與其子春元以
族之獻庀族之文積歲之閒遂成巨帙余得而觀之本支
彙如善行臚列王氏之世真可卜諸淮水而長引矣序曰
王君固仁人哉斯帙也乃所以譜其仁也或曰何也曰不
見詩詠瓜瓞豐芑耶夫仁未有不譜其仁也蓋王氏之
先自萬十一府君則一人爾一傳而伯仲分流伯至於十

世則四百九十人衣冠鱗萃仲亦數百數十人甲第府臻而始之固一人也譬之木焉合抱千雲始則勾萌譬之水焉江河維嶽始則濫觴故通百千萬人而爲一人者譜之謂也故尊祖則必敬宗敬宗則必收族其有善也曰吾之善也其有委積蓋藏墳衍山林也壯有長而老有終也曰吾之遂其生也而不然者則亦吾之不迪不康食也何哉惟其體之一也故人而非痿痺也則雖啗一膚擢一髮而身爲之急故曰自仁率親至於祖又曰知禘之義其於天下也猶掌也非以其本末源流相爲貫乎故范文正有義田王君亦有義田范氏父子同心於麥舟之助而君父子平生所助於人者亦不貲矣范公至以其宅爲蘇郡學宮則君與弟賜谷君亦各鼎治郡邑講堂靡千金而不惜其於人如此也又况其族之人哉然則蘇氏所云不慶不弔錢氏所云操瓢溝中者吾知其必不然且駸駸乎平仲之足衣食而乘車者矣而謂是譜也非仁之方乎哉蓋王氏世多積累之仁皆余所不及見也余所見者東厓公之醇德鶴山公之遠學東華君之忠節炳炳一門卽君之父諸父若弟也其方進而未艾者又有君兄弟若從父竹巖公若子姓景瑞季宣用晦諸進士繩繩乎象賢而繼世其以左提右挈勩力乎晏范兩公之仁也盍有量哉故一體之

仁莫近於族而大之則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故伊尹思
一夫之溝壑禹稷憂一民之饑溺皆是物也而先儒亦既
有譜之者矣則西銘是也是故心乎親之心者孝子也心
乎天之心者仁人也余不敏請遂以房君之心譜以爲諸方
進而未艾者
之一助云

國朝

李象坤林侍宸傳記序

集 刻庵

帝王俊志神僊寵幸方士幾幾乎失天下類以秦皇漢武
並稱二君實皆蓋世姿視區區宇內不足竟其雄心遂遠
而求諸蓬瀛弱水併吞六諸侯遣兩將軍橫行絕塞與訪
求神僊同一旨也宣和一庸主耳妮翰墨古器嗜花石樂
臺苑如富貴家韻子弟而寵幸林歲昌位歷兩府史稱每
建大齋醮靈素升高正坐帝設帳其側其徒秩郎大夫十
等擬殿閣美衣玉食幾二萬人何爲者耶乃當日亦無禪
云亭游浮海若之豪舉僅改天下官觀建壇授錄已耳
卽其好神僊亦了不易庸主規模而靖康之禍堦諸望夷
俱再傳而及旨哉帝王自有萬世不易之經棄經常習方

使丹砂定以裂軀靈壇定以屋社輕信禍輕重信禍重千
輪一轍也然靈素當日亦祇以小術對付庸主不逮徐福
樂大五利諸人之荒誕奔走羣望驟天下而釋駭之次亦
不聞進烹鉛煉汞房中媵衰之術而稽首元祐黨碑遣巨
慙嗷逐奉身勇退卽其受嗷爲建議遷都亦似預議有北
轅之覺者素卽非真仙自是哲幾之士予故列而論之以
國史郡乘爲正傳他課爲外傳其條載諸書者輯
爲遺事統名曰林侍宸傳記夫豈曰傳其人哉

齊召南重刻葉文定公水心集序

寶綸堂文鈔

葉文定公立朝本末具詳宋史儒林傳迹其奏辨姦邪之
誣朱子尤稱之其集有諸賢舊序所以美公者甚備余尙
何以序公集哉惟是文章盛衰具闕氣運而亦有不隨氣
運者視乎其人能自樹立不可不知也六經而外周未百
家雜出幾乎螢火與日月爭光然各有師承自爲一子其
面之不同乃如其心心有欲云筆無不達後世能言之士
或未敢攪其鋒此亦氣運衰而文章不弱之明證歟文章
與氣運並盛惟漢氏西京爲得其全耳東京下迨六朝至
唐元和復盛宋有歐王曾蘇諸子其盛亦埒漢唐至南渡
則又衰矣各家文集雖多冗長泛濫求其克嗣東都者誰

乎六朝以綺麗失元氣南宋以平行乏英華其衰一也東
甌當浙閩之會山川奇秀蔚爲人文自周許劉戴北得伊
洛之傳薛鄭二公大振經學與梅溪鼎立傳之陳止齋以
文章名天下葉文定公則又得止齋之傳而學問過之今
水心集具在奏對論策昌明駿偉有賈晁餘風諸體根本
經術指陳利弊誌峻潔不爲浮夸能於氣運就衰時卓
然樹立可稱廬陵臨川南豐眉山後一人其傳世久遠宜
也嗚呼公生平抱負豈但以著作顯名邪卽著作之精者
若周易述釋春秋通說習學記言荀揚問答名臣事纂其
書旣皆不傳粗者若制科進卷外稿別集亦不得片紙隻
字則此集幸存其亦爲千百中之
十一耳因公支孫某請遂跋其後

萬青藜重脩永嘉縣志序

爲治之要得民心而已得民心之隱爲之補其偏救其弊
而已然不周知其風俗民隱無由得也不悉其地之山川
政之沿革風俗無由知也周禮大司徒掌天下之土地而
辨其邦國都鄙職方氏加詳焉班氏撰前漢書祖之輿
地志後世郡邑有志實權輿於此國家承平二百餘載
網羅散失文獻彌章如大清一統志及各省志而外雖

山陬僻縣莫不勒有成書時加脩輯同文之治與古爲昭矣。皇紀元之次歲青藜恭膺簡命視學湖江下車之日依次按臨諸郡凡其地之山川政之沿革皆悉心採訪。冀有以周知其風俗而民之隱或不致格於上聞。蓋使枝士之暇檢閱地方官吏簽呈志書而永嘉縣志則自乾隆二十有六年修輯後閱九十餘年尙未續脩。豈守土者溺於簿書其於考風問俗未暇計及歟。爲憮然者久之。去秋以憂去官道途不靖僑寓杭州。今秋邑紳陳訓導承暄書來以前湯署令脩輯永嘉縣志底稿二十卷寄閱。并屬爲製敘文。青藜受而讀之。體例之嚴密。記載之詳明。美矣。備矣。足以周知風俗矣。然吾尤有進焉。溫郡東濱大海。南連八閩。其水洶湧。其山雄奇。其民得氣之偏者。其弊或流於強悍。而不知禮。其地爲入閩孔道。賈人交集。海船紛如。其人又穴雜而不易爲奸。方今文治日昭。武備稍懈。治強悍之國。穴雜之區。而不思先化其愚於未形。弭其患於未作。是卽周知風俗。民隱不格於上。而水懦民玩。非所以爲治也。是終未能補其偏救其弊也。故并書之以報陳君。並告守土官吏云。

慶廉重脩永嘉縣志序

縣之有志猶古人之有史也或以道政事或以敘得失舉凡山川物產風土人情之載在簡編者莫不別類分門釐然可考自年湮代遠刪訂乏人遂爾文獻無徵棗梨殘闕考古者猶有憾焉永嘉爲溫郡附郭首邑人物輻輳冠蓋連雲東接天台西通括蒼有魚鹽之利擅海岱之奇張茂恭忠蓋堪嘉王叔杲守官不惑杜門謝客葉司業自號專家處患談經黃少保切中時弊前徽可鑒往哲云遙余自癸卯奉命監司東甌莅任之始漫漶辭意脫畧每與都人公餘之暇循釋再三其中字句漫漶辭意脫畧每與都人士相晉接時時以修輯志書爲第一要務查永邑舊志自乾隆二十六年間齊少宗伯借錢塘汪徵君脩纂後至今九十餘年其間職官之當紀文藝之可增與夫忠孝節義之歷歷可數者亟待表著而闡揚之余不敏有志未逮閱數年邑中有紳董陳承暄項震新者執贄請謁首先倡議爰集同邑張應瑞葉慶禔等設局捐貲延師採訪先之以條目繼之以文辭凡昔時所已志者重加點竄近時所未志者廣爲蒐羅不執己見不違衆論雖未能博覽旁搜舊聞而闕新知亦聊以寓古史之記言記動條分縷晰意

正詞嚴其有關於風俗人心之大者正非淺鮮書成陳君
令子宗鼈來省晉謁得窺全豹並囑余畧敘簡端以示後
之士大夫夫好古不倦者繼承勿替也有以夫是爲序

俞樹風重脩永嘉縣志序

前明萬厯時王季宣撰温州府志曾入四庫全書著錄
國朝以來康熙乾隆間凡一再修歷今又閱百年規模
掌故不無更置風土人情遞爲盛衰予初奉天子命
分巡是邦慨志乘之闕佚思有以裒葺而續修之值海疆
多事未果丙辰冬邑紳陳廣文承暄項茂才震新以前署
永嘉令湯君所葺縣志稿來請序於予予方謂郡志之歷
久未修而於縣志願先覩之爲快也暇而讀之見其參綜
舊志斟酌損益大畧具備而於藝文一門採輯尤詳由是
踵而成之以求其體例之精詳博蒐約取俾東甌之士數
典勿忘得以觀感而興起焉豈不美哉獨念士大夫當簿
書鞅掌往往於化民成俗之本徵文攷獻之舉謙讓未遑
湯君於理繁治劇之餘亟亟於斯而又未竣其事以去推
之如方輿形勝之記郡國利病之書其拾遺補闕有待於
後來之纂述者又不知凡幾矣永嘉晉大監中立郡隋開

皇九年改爲縣其地東距海西控山外扼北閩之衝內與
台栝相錯疆域之廣輪吏治之興替與夫學校賦役兵制
鹽法諸大政源流沿革隨時更易官斯土者固當考鏡前
賢參衡時勢以施爲實政至於地靈人傑賢哲代興景山
儒志之編實開理學之先聲南渡以後名儒碩彥甲於東
南小鄒魯之風何其盛也前明之世人才繼起猶未陵替
迄於今流風餘韻不勝俯仰之感豈山川之鍾毓有間歟
抑遺文零落鄉先生之典型無所取法而然耶審是則斯
志之所開爲不小也予願與邑之人講求討論舉垂成之
志而畢其緒并取夫百年來未修之郡志統而輯之使皆
燦然明備然後後生新進咸知其桑梓之前徽未墜而觀
摩倣法爭自濯磨守土之吏亦得監成憲而率舊章以贊
成我聖朝一道同風之治是誠予之厚望也夫先是
湯令在縉雲嘗輯邑志十八卷刊行茲又纂是編書雖未
成其勞未可沒也分任其事者陳廣
文項茂才亦預有力焉例得具書

王景澄重脩永嘉縣志序

永嘉一屬附温州城攷諸往籍晉大盪中立永嘉郡至隋
開皇九年改爲縣後因之道光丙午科予奉命副典浙

江鄉試事竣卽回京供職雖聞永嘉山水之勝末由至也
旋奉文 奏補斯土始得覽其山川之形勢其地前引括
蒼旁連雁宕東濱海嶠南達閩疆水陸交衝亦浙東要地
也適邑紳陳君承暄以縣志請敘且曰是書自乾隆二十
六年經天台齊少宗伯暨錢唐汪徵君修纂後閱百餘年
其閒應紀之事數典缺如意甚歉然思欲重脩竊有志而
未逮也司馬湯君前宰永嘉時於公餘採輯佚聞攷訂成
編時曾借衆紳共膺襄校之役其書未及刊行而湯君遽
升任以去今擬將是書排次付刻刷氏用垂久遠并願識
一言予受而讀之見其條例謹嚴紀載詳明攷諸古以徵
信參諸今以合宜雖邑乘也而史之體裁寓焉其有關於
風教匪淺鮮也夫地靈亦由人傑聿稽誌內所載名臣理
學孝子悌弟與夫忠義材能之士垂範當時流聲裔世先
正典型炳靈接武夙有小鄉魯之稱邑之人物彬彬蔚起
矣至其方域所屆控山負海帆檣出沒商旅輻輳井廬蒼
萃各方雜處風氣不齊俗所稱頤東一都會殆信然歟若
夫宜民善俗之道維持調護之才此雖一隅亦關大局官
斯土者實與有責焉予不敏竊願昕夕冰兢與諸君共勉
之也陳君工於文篤於行邑之人僉稱爲有道者也於是

書尤見拳拳之意。河善承湯君之志者，雖然縣志備矣，而府志亦宜續修。儻能補加蒐輯，更足以徵一郡近日之文。歸其書而並叙其緣起如此。爰

孫鏘鳴書潘太守墓碑後

余始與少城游，方應童子試，年皆未冠，而少城風姿玉立，翩翩佳公子也。其後兩人南北分馳，遂不復相見。然聞其宦粵，有能名。今讀陳君所為墓碑，則所蒞皆巖疆，值風塵澗澗之日，居無兵，無糧之地，獨能保境衛民，勇而善戰，屢摧勁寇，何其壯也。而於脅從逃民、田產入官及商賈加稅之令，力抗上官，意堅不行，又何其為政知大體，有風力也。年僅五十，未竟其施，惜哉。余觀中興以來，以戰功取節鉞，膺顯爵者，何限。君既有其才矣，而竟止此，何也。吾郡之潘氏，自南宋代有聞人，而君之高祖虞菴公當耿之亂，溫州總兵祖宏勳有異志，殺兵備道陳公丹赤及永嘉縣馬公瑛，以城降。公前總兵某公壻也，聞變遽入縣，署負馬公幼子，逸姿出匿之家，偽帥會養。性者索之急，以計拒得免。逸姿後亦為大官，然則君之先德厚矣。而我溫人未有能言之者，遂并書之以俾後之有聞。

傳狀

宋

陳均宋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沖佑觀永嘉開國男

少卿戴公行狀

永嘉上田戴氏族譜

曾祖諱廷妣林氏祖諱昂俱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華文
關學士妣何氏父溪工部尚書加柱國贈端明殿大學士
母林氏封齊國太夫人公戴氏諱槐字敬忠故閩徙也世
習爲儒爲永右姓公文端豕子天才穎拔博覽傳記嚮達
本朝舊典文端愛其禪悟凡春秋大旨當世要務必劍詔
之故公聞見深卓公尤能翼翼順承一武不離左右丁齊
國太夫人憂文端官監學謀治喪東下公甫一十四泣請
曰兒責也昇以歸道途紀理一如成人族里器異焉文端
守澄江獲拜文定郎公於座上文定與語大奇之呼爲小
友旣長負其才氣頡頏場屋志未遂以文端恩補承務郎
公本以春秋擅世學暨銓則以易平明入棘闈展卷濡墨
一掃而就日未晚已出儕輩或病其不涉思議然卒中高

等監龍山稅課額久虧連敗數政公至損常程十之五居
無何盡贏其舊局務一整雅挾策永夕焉丞相盧京尹稔公
才撤入幕案牘山委一閱卽領其會落紙數千言附以經
義播流輦下富陽民用券糴米怒鋪家虧陌許以背旨減
價時新令方揭吏欲藉以行法公曰以一錢輕重而籍民
人安所措手足乎白尹釋之闔府服公仁勇有言天下無不
生母不安其室宗司下府詰治公曰先儒有言天下無不
是底父母母不安其室子之尤也奈何反繩其母也爲文
感切之趙泣悟母子如初丁文端憂免喪宰宜興俗獷難
治廟堂特以畀公引詞役訟居其半公勸諸都結義役舊
例戶役必籍於官吏繭絲視之抽剝逮骨故民破產以競
有死無受公削其在官之名一以代役從事里正莫知爲
役於是合一縣八十餘都翁然聽順罷訟之風陶爲友睦
民碑紀之距今三十寒暑守之弗變囚有疾公親爲煮藥
時平章喬公持憲節下縣括官田以廩囚公念括田擾衆
割圭租半廢賒之記以詔後喬公大喜列其事於朝有挾
吞刀吐火奇衰術者屏之出境不使訛民縣校頽地公縮
浮費撤新之水心先生記焉秩滿造都謁大參薛公公迎
勞曰人心燕越欲惡不齊宜興之政口無異碑某所傾敬
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朝廷念西餉務殷以公敏徹省事

劄兼本軍幹辦公事時季公峻督饒傾聽公公亦不負其
長處畫無不允愜差行在諸軍審計司時司馬關額公因
陛對誦言其故曰我孝宗皇帝銳志規恢徙屯建康實爲風
天拱壯帝居也我漸自開禧挑邊人籍弗補會屢旨招
卷關河電掃雲朔吹總屬廉得其說蓋招刺有二一曰效
填莫或應命頃濫既程等仗復有拍試弓弩之法軍兵專
用二曰軍兵效用既程等仗復有拍試弓弩之法軍兵專
程等仗無拍試弓弩之法夫技藝工於人可以習而能長
短得於天不可企而至今畧技能專等仗無怪招刺之艱
挾奇賈勇之士終無自穎見也欲乞招刺之際寬其等仗
嚴其技能則魏之技擊楚之劍客漢之材官蹶張爭樂應
募可以坐足原額上憚濇熙聖人在天之靈矣不數月監
三省門庀職二十五日除太府寺丞告未下差知高郵軍
許公國制置山陽傲兩淮戰上合教以耀武公深虞激變
時逆全已葉異志疑許圖己喉其將劉慶福襲許以叛中
外大恐公念高郵道山陽一城脆而惡鎮江戍兵一千
都旅三百弓弩手一軍七百闖烽燧川芻稟疲不可甲者
復三之一守陴慮勿給况赴敵乎糾在城丁壯將數千使
翼官軍以守弟子不能贍者賦之粟俾無憂公日登陴勵
以大義俱願效死又慮賊抵巇突下邑延諸縣豪傑使伍

其鄉井各堡要地於是厚賞格以戢姦細嚴保社以備竊
發遠斥堠以偵賊人之動息廣諮納以盡軍政之利病部
伍整密火鼓精明五里之城隱若一敵國矣先是本軍有
鹽徒悍不受律前守籍爲兵無事則許其私販有警則從
聽征役全逆黨數千忽軼郡境公呼其總首戒之曰兵法
利在守險北城池地名曰樊良一隄介水所謂車不得方
軌是也宜以死爭勿使得逞鹽軍進與賊遇乘險薄之賊
徒大敗斬首數千級餘悉駭遁於是軍聲大振兩淮諸郡
聞之氣勇百倍靜樂趙公鎮京口抵書讚公知兵稱爲真
儒時山陽潰兵所過剽劫民不奠居公曰此曹無所受且
相挺爲變是又產一敵吾兵寡力分何以豸亂招而伍之
得千餘人一夕匿書告新軍謀叛或請公怖之以兵公曰
若屬失次而潰吾一粟不貸於朝那資糧活之何負若屬
而叛畧僣從挺入其旅開以禍福皆羅拜改聽微公壓之
以靜幾至激變初公聞山陽之警也曰高郵芻粟之藪全
欲入寇必藉兌糧爲名一時大風晝晦吏排堂扉白山陽
須粟十萬持牒手顛公徐曰吾籌之久矣朝廷寄椿郡庾
當請於朝可否一惟君命吏色始紆詎用是報其請遂塞
北軍頭目王文信者因劉發福之亂與逆黨折矢爲誓
其校三千斬關而南直趨天長公策文信與降虜劉全俱

寨維揚是必劫劉全以叛遣吏犒之實覘其動息夜驅報
維揚急鍵城門文信大怒裏劉趙露刃北去且欲磔趙拱
城喻之文信姦不行大怒裏劉趙露刃北去且欲磔趙拱
杼憤趙策士也嘗銜命使鞫爲卮詞獲脫帥移書重謝謂
一城免喋血盡拜公賜時朝廷以逆全上表自劾欲行撫
喻公謂逆全狡焉狠心詎宜弛備因應詔條陳失律額闕勿
其一曰御前大軍分駐江上七紀於茲開禱失律額闕勿
補馳其廩粟養北軍元氣既朽客邪爲祟今日膏肓不
鍼之疾也山陽淮東屏翰也七爲北軍大軍僅十之一環滁兩淮腹心
貽淮東頭目也九爲北軍大軍僅十之一環滁兩淮腹心
也四爲北軍大軍僅十之一環滁兩淮腹心
抵爲北軍大軍僅十之一環滁兩淮腹心
其主帥獸駭四出若乘此機移其銀糧令招一軍虎視要
地用塞賊衝內勢既完外侮自息此今日之急務也其二
曰我藝祖皇帝懲唐世尾大之患收藩鎮兵柄處之京師
名曰禁旅二百年間征不庭衛中國未有舍是而他求者
也紹興講解秦檜始列諸大將兵江上隆其名謂之御前
全淮東西全藉是兵以爲熊羆爪牙藝祖禁旅奴僕命之
徒給廩餼而已秦檜不知舊典後人又復仍因本末倒持
有識慨嗟乞詔兩淮州郡檢覈祭旅之籍闕則填補少則

趙兩軍以益之足其廩給口無窮赤之憂礪以刺擊作其
拳勇之氣可以壯全淮聲勢復祖宗舊規此轉弱就強補
虧爲全之上策其三曰昔張浚經理全淮謂無爲爲兩淮
根本高郵爲淮東根本今山陽旣莽爲盜困若復跡往轍
建闔其閒是委一行官吏米粟於老虎吻中今雖暫盪詎
保其後愚臣瞽見若徒建闔高郵選武而謀者屬以山陽
事任不勞遺鏃反側醜類盡屏藩籬之外矣公以朝廷將
議偃兵乃自爲守備周覽形勢獨西門控引天長地虛而
夷湖泆不接嘆曰是非賊衝耶無甕城無重關顧何以肅
暴客也鳩材簡工內爲洞扉外爲扞關上臺三樓翼以二
櫓巍煥特立不數月告成費皆自酬民不知役大理寺丞
王公自適記焉朝廷甄公邊勞除提舉淮東茶鹽事到任
閱鹽本有實在錢二百九萬應在錢一百五萬見管在庫
謂之實在數存實亡謂之應在公嘆曰鹽本所以贍亭戶
虛數半之是罔上而賊下也於是搏泛費塞漏卮補二十
餘萬其盡職不欺如此傍海有洲地隙而阻姦民賁俊者
聚黨賁鹽其上時出剽掠公私患苦之部使者慮或兆變
莫敢鋤治公呼高郵鹽轄宗其姓者以計剿之餘黨佈散
卒虛其地臺治有壁記文端爲舊倉使汪公茂楚作暨公
建臺題識適滿鏡石續焉大畧謂常平鹽筴萃爲一司常

平振民命鹽筴紆民力不相稽而卒相須也卽之故府紹
興初元歲入以石計者二百萬乾道倍之漕熙損四之一
嘉定奉旨以乾道爲程今五百餘萬矣優假丁戶時與母
錢矜哀口民寬其厲禁不以紆者戾民是又國家使命本意
部使者奉命之仁也蓋公理鹽筴以優丁戶寬厲禁爲本
故詞以淑後如此然所記賢父子踵爲之人訖其異云踰
年除戶部郎官總領淮西錢糧公往嘗任總屬洞知財賦
株穴晨興掘案吏班其側某處粟可支幾何某處錢可賦
幾何某騎未頌者幾何某卒未傳者幾何懸計逆籌不遺
圭徽老吏噤立唯唯受成而退數年閉土皆宿飽無有後
錢時相語都司謂前後職餉不侵科降戴某一人而已就
任陞大府少卿先是軍糧幫支吏暗鑄刻公遇打請密綽
一二至庭下親自槩量溢勺有虧必裁以法姦弊痛革又
因傍舍鬱攸幾炊軍藏置效士三百以警不虞逮今賴之
時逆全縱卒旁午江左結筏東下公慮其造舟窺海因獻
計謂今內郡邊圉防淮固急防海尤急兩淮城可守兵可
戰長江可爲限固吾內郡城不如淮之堅兵不如淮之騷
維日備淮置海弗問深恐山東狗鼠轉料角出大洋擣吾
不備誠腹心之大患也得之道途逆全多捐重資誅吾工
匠壓魚取竹打造戰艦斧聲不絕邇者復市木江右蔽川

而下鏡吾堂與胎神甚深失今不圖噬臍無及江闔有正
有副足銷風寒然下流威合止及平江轉而之南傍海州
郡厥地渺闊雖四明有沿海制置威望不赫無以肅遠承
平無虞用以牽滾攘非長制遠馭周密經久之大慮也欲
乞準江閩事例析汾海州郡爲二北州郡則置正使近南
州部則置副使若常山之蛇水程郵籤首尾相接如此則
上極襄漢中抵淮壩下逮沿海處宿兵在設備泰山
四維長城萬里矣惟廊廟留神公究心餉事四閱歲篇得
怔忡之疾前後五稔作疏辭上恩悵勞除直煥章閣主管
紹興府鴻禧觀告詞有曰茲力巧於投閑用悵勞於久任
又曰岷隱春容式燕鄉枌之樂公棗堂扁曰燕樂以侈上
賜公初在總所與江閩柄鑿至是効公擅借合肥椿積鏹
三秩尋下勘當已還無虧朝廷恨公受誣調特復元官差
知婺州徽省以愷格不行公自是宦情銷薄再食沖佑之
祿夷猶里門自號城南灌園叟無一紙達廟堂者七年潛
祐癸卯五月二十六日疾卒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二積
階朝議大夫封永嘉開國男乙巳十月己酉日葬公永嘉
臨江菰州夏與山之原娶王氏右史祕監合齋相之女男
二長炳從事郎監嘉興府海鹽縣戶部當湖稿賞酒庫次
焯將仕郎前公十年卒孫男墳將仕郎公性夷平乏岸谷

嘉興府海鹽縣戶部當湖稿賞酒庫次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志

三

與人交能受盡言人或加諸我一時仇然憤激隨時冰釋
間有與公崖異至嶮狹相值或虞酬復公坦如也家居雖
盛怒不施一箠有負公財物卒置不問內行尤謹自謂林
第問事可以語人鄴藏數萬卷裝度嚴好好事借覽欣然
與之庚子旱涸遺骸暴露捐慈雲吉地聚瘞其上廩道
者感之至今不替時羅浸翔公出粟減價以糶貧甚者特
賑之間井密受其賜始岷隱先廬隘甚公歸自建業稍益
以鄰曲地且厚馴其直對街小圃僅通蹠徑公復亭其閒
爲投老翫之地親故或謂公孫子未夜楊入尺焉用
是公笑而不答既成則舉其半畀汀洲弟遺書言子若孫
永勿分異亦毋得妄歧彼是庶全斗粟共春之愛人益
公義云買田爲陳凡族人之官燕胥及嫁奩葬措取具焉
在宜與也每日受詞旣而問日或訾公銳始怠終公曰吾
始祈民情無壅爾然人不勝一朝之忿遽聲於公或鄰井
諭解或憤氣消平則已無及遲之宿昔須其血氣之定也
聞者嘆服雨雪吏白弛房賃公判一日請益公曰祈寒艱
食故弛租裨益之未霽再放已霽則止庶主客俱得其平
若不卽天時預放五日或彌旬是違道干譽非均平之政
吏語塞或語公居官當廣耳目宜匱大門外以求民瘼公
曰吾爲吏乏他長惟欲境內伸足鼾睡而已脫如君言是

滋告訐非所以暨吾民也宜興傍縣有佃官苻數十頃既
長子孫其上仇家賄之權門州帖縣合巡尉格捕業主聚
槩以君地力請於郡亦君子也感公言緩其期民得
面先君地下力請於郡亦君子也感公言緩其期民得
爲計以自免山陽之擾有游士訐其主之子謀不軌持黃
紙墨字爲證吏欲株連之公曰是必有需不獲乘醉燈下
誘之耳一訊果服坐告者郡內稱神明公見力獨利後民
類如此始公分司料院閱紹瀆故牘得於雨漬風裂之餘
漫無後先自勘整凡都督宣撫宣諭諸使之建置強勇武
鋒雄邊軍分之離合成都興元綱馬歲額之多寡下逮諸
軍報刺揀汰教閱之法俸給賞賚陞轉之例分件列爲
門五十卷一十五題曰建益諸軍糧料類編雖公總餉規
護大抵出此識者謂足以佐中興經濟補太史闕遺今其
書庾於家子弟謀寄諸梓用揭公志公暇日又閱北盟會
編病其煩舛欲刪正成書未遂而卒又益國周公譜坡
仙陽羨事未翔實宜與訪故老別具譜今板置縣齋文
端在湖湘有論語答問朱文公一見擊節嘆爲近道所至
必刊以傳且辟先友許君復道相與講切許君負特操時
有辯拂公亦俯心聽順人謂正得論語之義云至於建隆
以來緝典徽儀渡江而後故遺躅殘燈孤榻支枕縱談

聽之者如發金匱石室之局折旋鸞閣鳳掖之署惜其半
生官驚外武之日多暮年病退賓對之日少故公不獲盡
暴所長而人亦不盡知公也悲

夫方公守高沙也均獲下缺

明

張宇初金野菴傳

峴泉集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野菴因蓬首中作一髻世呼
蓬頭云生故姓家鄉井德之幼果敢有大志不羈甫長知
慕道棄世慮遂師全真李月溪月溪白紫清徒也一見器
之命游燕趙齊楚求正焉及參先德李真常益有省行經
袁州遇守城校尉顛軍子狀貌偉素日不與世接夜宿神
祠間蓬頭異而師之既久語益有得時紫山鄒廷佐慕道
建長春觀禮之未幾命其徒劉志元典觀事乃游武夷龍
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傳師正館於蓬萊菴菴據徵
君聖井藐姑諸峯之會蓬頭攀陟崖壑侶鹿豕藉雲霧視
以爲常閒夜坐盤石蛇虎值於前輒愕而遁去因得夷曠
地命其徒李全正趙真純築天瑞菴於峯頂時四方聞其
道著無遠近有疾患輒叩之以所供果服之無不驗由是

禮者日集嘗天早叩龍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
入袖中乃警以偈龍騰奮入水未頃天兩元統癸酉復隱
武夷山居紫清之止止菴潮東元帥李太平聞而禮之謂
曰命嚴則君治心清則慮寡李益敬歎及叛賊李志甫寇
漳州國朝以其地同知吳公知寇道命爲先鋒平之其子
仲良願師事之不許隨果夷滅衆神服或倦請謁者衆謀
藥死之卽預知命徒鑿竅地中果服出之今名吐丹井云
至元正月一日同輩桂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於廬山旋
闢之於四月十日命徒書偈坐逝越十三日面頰若栗肢
體溫軟猶生其徒瘞於菴側之古梅下生前至元丙子五
月四日高弟則勞衍素郭處常李西來殷破衲方方壺皆
以道法聞世云芒芴子曰古之烈夫義士必苦行潔身以
成其志故其視裂肌膚摧筋力若所固然是以其卓絕特
立足以垂示千載若金蓬頭是也然欲立名於世且必是
而後可况其超脫幻化者哉求能若此而於
道無成焉未有也惜能是者代亦幾人哉

蘇伯衡黃母劉傳

平仲文集

黃母諱文淑姓劉氏温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
英者爲州學教授能出謀募兵却睦寇方臘而全其城靖

康丙午通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濟侯詔
立廟鄉郡額曰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宮之東於劉爲入世
祖父某早亡母林喪明寡居劉以弟不慧身任養母保抱
扶掖懇懇焉及歸黃氏猶時歸浣濯補綴衣裳遺餽候問
繼於途識與不識稱其孝如出一口黃氏永嘉故名族閩
閩與劉氏相望劉夫曰松陽縣儒學教諭應發父朝奉
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修職郎適道適道父朝奉
大夫恭甫而距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交實七世云
劉爲黃氏婦善事舅姑姑張性嚴毅家人輩鮮得其歡心
猶委曲奉承食上立侍不微不退晨昏禮久益恭姑愛之
生母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應發卒時劉三十有六
歲南一尙無恙然耄矣私念通非劉產而恐劉有他志也
憂見於面劉揣知其情垂泣曰夫在日妻且猶望通終身
而視之謹謹矧夫亡乎有如不一心黃氏養老人而字遺
孤者有如日自是孝慈愈篤南一乃喜過望越三年南一
亦卒劉居喪哀戚甚治喪無違禮營壙信與以葬舉夫之
柩合窆焉日夜攻絲粟資通從鄉先生陳公潛學進士業
通亦自知砥礪明蔡氏書一日挾書行且讀不覺墮井中
出得狂易疾劉謂其豈久生者不亟娶黃氏宗祀將自吾

世斬乃爲之聘屠氏之女生子住前此應發以通未成童
乞養姊之子劉中孫爲子雖乞養子劉恩之不啻如通授
以室矣中孫見通狂易私心甚喜自意通旦暮死卽其家
貲當奄有而不意屠氏生男也性生中孫殊鞅鞅勃然露
刃入臥內狀之賴劉奮當其鋒得不死刃下鄰保不義中
孫相與執送官真於法後九年通果死狂易劉榮榮與性
居而中孫諸宗百端偵伺陵轍之未幾海上盜又起兵興
繼以饑饉科徭至集劉辛苦支吾門戶終無怨懟意又未
嘗廢歲時節祀享與夫族姻鄉間餽問慶弔禮人益以爲
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爲今洪武元年秋得疾且革執性
手曰我爲汝婦不幸寡祔二世短命保汝父子羈孤橫
逆艱棘中雖不敢不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安敢自意無
他萬一有不測我死有餘罪今天幸得見汝成不絕如綫
子我可以下見爾祖矣雖然思兩世孤雛先緒不絕如綫
克有今日益感激續聞亢宗以成吾志爾焉可不勉言畢
而逝年七十有九今性以雅飭稱於鄉君子謂性之賢劉
之教

王世貞張文忠公傳

兪州山人藁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文外編傳狀

五

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卽遊於監司守相間母能難之矣遂爲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世宗皇帝卽位始臨軒策進士公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快公乃上書大畧言上旣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繼武宗皇帝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時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尊孝宗曰皇考獻皇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得稱考不得稱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尊疏亦上具如公指而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請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閒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

府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
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論邊事卽執政策邊事欲
屈其尚書公復爲尚書持力詆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
者遂欲宗獻帝入太廟公力詆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
西有所逮張寅以爲卽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助爲居閒
御史卽劾侯助詔下三法司獄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
史而傾侯助以屬公與桂公方公反其獄公遂領都察院
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
領都察院賜敕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
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
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卽怨謫弗
卹也尋賜銀記二一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謬得密疏
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
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公侯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
喜荷天眷資賢作邦珍賜玉帶及蟒服上旣以尊崇獻皇
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
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
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上知然不能
如公深而上所密問公月以十數時稱公別號及字時
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

不平爲惡語交關上前揚公得因是以閒公詔暫歸俟用
而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而上念之詔行人召復
相公入而楊公爲霍公所論遂矣上怒楊公甚欲置詔獄
逮公力寬解得免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
人專之何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
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
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倉市舶之類
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上
嘉納之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
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上以
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
東西爲朝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
其大者公初名璉字秉用至是以上嫌名請上爲易名孚
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獻皇帝書舍春堂及金幣
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
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上
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
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譏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
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於上有推立恩
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皇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
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知上指恐愴甚而燕中少年亡賴
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沮
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它慶以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
齡反族其家公固以爲延齡殺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
齡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
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昭聖太
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
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患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
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公公持不已乃不詔
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
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踏州盜陳卿據
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公獨破之卒
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公益自信薦劉源清卻永爲大帥
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
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
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
舍朕耶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謂夏公也公抗辨不置

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
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飧自愛以輔朕
為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上知公不可奪乃許
致仕歲給八騶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它相公歸
之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
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
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計為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
謚文忠有子四人長卽遜志遜臣太學生前公歿仲遜業
尚寶丞季遜膚中書舍人俱有文學世其家而皆蚤逝不
及大用時人惜之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
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
制雖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
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
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
者半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
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故
因其孫汝紀之請而為之傳公別號羅峰所為名書院者
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
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
寢千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

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
公在難乎其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
卽不言禮亦有
以自見者哉

李維楨王憲副家傳

大泌山房集

憲副王公名叔果字育德浙永嘉人也其先瑯琊人晉居
山陰唐徙黃巖宋徙永嘉六傳爲通政鉅生散累官左參
議年四十餘甫生公公有異質七歲能爲耦語儀度屹如
成人初受詩已從父官京師盧翰林受禮經徐文貞公
試第一補郡諸生薦於鄉上春官罷歸與弟參政陽德及
族子講業山中生徒羣集一以公爲師參與弟建宗祠輯
世譜公佐其筭因著王氏宗約施行至今已入南雍程文
恭爲祭酒歐陽文莊爲太常公游其門稱高第弟子既成
進士上書省父父尋卒服除久之始授職方主事督西內
工賜金綺三年又以使事歸展墓島寇寇溫州族弟僉事
公死焉公喟然曰吾宗家海濱先人有餘貲願治堡以完
宗人施及鄉井請於朝遷中界山巡檢司防堡報可仲公
輟計偕爲植堡成寇環睨無如之何也又三年以職方員
外郎爲會試同考官進士十九人多爲名公卿已遷郎中

視師薊鎮疏諸材官功罪裁昌平提督皆如議大司馬楊
襄毅屬修京營志已進武選郎中修武選條例著爲令凡
選激功次所由不失黍系左右莫窺其隙有以寶玉介五
百金行賂者斥之襄毅倚重焉兩京督府勲臣若執金吾
若諸方鎮總帥惟公所黜錄人不取干以私滿兩考出爲
湖廣參議分部承天德安兩府承天肅皇潛邸中貴人留
守出文吏上德安景恭王封國王邸人虎而冠公以嚴見
憚省郢梁岐諸王園陵費數千金歲饑捐俸及贖緩食流
民全活無算初監司以上謁辭顯陵無虛日郵傳煩費公
援中都兩京祖陵例爲限制官不廢業民不病供卒用其
言踰年遷廣東按察副使乞休不得督臣疏宜改學憲而
公遂歸矣杜門不交外事徧治其家祠先隴族有爭聽於
宗不煩有司設義塾訓羣子弟置田以給孤嫠若貧不能
葬者旁逮姻鄰修學宮築隄捍海爲石門時蓄洩置義冢
歲所掩骼萬計有司嚴重公或就問民疾苦若修海塘復
里役減漁稅必贊行之初治堡斥橫塘故居於外尋徙郡
墨池已作室堡中居曰先世祠墓在弗忍違也蚤歲讀書
牛山稍闢亭臺游詠其間蔬食布衣終身無媵侍不習
算不問家人產而惟嗜書至老諷誦如諸生與子弟相論
難有會心者筆記之輯紫陽晚年與象山論合者爲錄明

其非禪又言王文成指心之良知爲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而知紫陽象山推尊性善求放心之說性善故知良不放心故惺惺不昧其致一也泰和胡直大名申旌麻城耿定向歸善李鵬舉咸豐其言其學先識本體而主勿自欺以惇倫躬行爲實際母潘恭人卒京師奠歸哭踊足爲腓喪父亦如之每時祭及上冢悲號如始喪感動觀者爲之流涕事仲公友愛特至公不遜聲色而仲公時盛絲竹延客夜飲公一觴一詠兩人意各自得也貌不勝衣而神王讀書暇焚香默坐年七十有三感脾疾越旬日語諸子曰人生夢也予幾醒矣問以安否不答惟曰願天生賢者呼家人具粥粥已就枕斲若熟寐迫視之瞑矣論曰余爲諸生時及見公公癯而短視卽之息若在踵扣之如洪鏡嘗行縣禽治縣胥史爲姦利若市魁盜數武斷知曲者一邑肅然時海內方崇尚講學純盜虛名耳惟公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登第垂四十年立朝才八歲所至見思鄉人尸祝俎豆之嘗書座右曰拙於用世將以施之家厚於望人莫若求諸己又曰爲天下惜財不必藏於己爲天下任事無盜迂其身信然哉公子光蘊尹寧都一介不取諸人有乾沒藏金株累吏民歲且久

出橐中裝結竟其事不忝爲公子矣

祭文 附哀辭

宋

周祕祭薛常州先生

浪語集

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闢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慾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絕人意表橫鶩別駢窮極幽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見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烏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於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徒剛而已爾而大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向止爲薛使君而已耶

趙汝諧祭薛常州先生

浪語集

朝請即直祕閣知温州軍州事趙汝諧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於故常州知府寺正薛公之墓夫尚德憲賢扶教
勸俗古人下車蓋汲汲焉不敢後也惟公幼孤自立有志
當世學本六經貫穿百氏贊猷制幕行峻守端試令巖邑
謫先備完宥府薦賢前旋錫對准邦阻饑杖節補外振業
流民既居且安王心載欣進秩歸班才高論崇爲時所忌
再領州麾遽作長逝我生最晚恨不同時竭來假守
景慕風規官箴有常阻拜公墓歸心典刑寓誠樽俎

樓鑰祭鄭龍圖伯熊

攻媿集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澄
而不見其涯疾性質玉粹而不勞於琢磨其形於文也渾
然天成而上軋於周漢其進於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於
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
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於
莅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
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爲至和者也外庸旣積物望深重是
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彌縫而

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憖忽兩楹之奠夢仰絕識之超詣豈
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銜哀而擗踊雖行道而心
折矧爲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暮時樞衣
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
而酌葬不得執紼以送馳非
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祭周通判去非

攻媿集

嗚呼直夫而謂止於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符
君方憂居閒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談元爲之躊躇劇論
世故發蒙矻愚再仕嶠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曲盡錙銖
倘不忘遠當有取諸前宰劇邑赫然有譽遇事不苟動有
規撫憂患熏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求方於余謂當良已
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銜不祛曾是半刺僅得緋魚近傳
短牘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遺書死生大矣何其舒徐
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尚明堪輿明月清風猶能
自娛通乎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
情驚愴歎歎對客三誦淚與之俱淨光東麓遙望故廬矢
哀以詞奠
之生芻

祭薛寺正

集攻媿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
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迴狂瀾於干
載之絕學建功名於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蒼蒼者
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
嘗服高風於踐履之舊聽宏論於警欬之餘方將日親直
諒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於幾日驚死生
之頓殊寓哀情於短章灑衰淚於生芻嗚呼

周必大同年祭何誠甫司業文

省齋

維年月日具位周某等謹以清酌疏食之奠致祭於故司
業何公誠甫年兄之靈嗚呼士之毀譽莫嚴於月旦之評
莫切於師儒之識况永嘉夙號士鄉而太學又公議所自
出耶今公由少至老一邦之人推爲君子長者及官成均
士皆心悅誠服初未嘗峻規矩厲聲色也行己立朝譽望
如此則其學問之富涵養之厚豈易測哉然而位纔止於
六品不可謂之滿能壽僅踰於耳順不可謂之稱德此搢
紳鄉閭所以齋咨涕洟爲國惜賢而不能自釋也况吾徒

託同年同朝之契而相與綢繆
款密者乎奠觴雖微情則何極

陳亮祭鄭景望龍圖文

龍川文集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冤籲天謂天
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
躑躅而行爲此邂逅若銘旌問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
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
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不
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
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
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
得我之未竟之情一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君固難平
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君固難平
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
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
雖去國之不較甯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去年之
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
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酌公於冥
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疑

祭鄭景元提幹文

龍川文集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
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
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
閒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
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
以兄爲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
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
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
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
盜問崇卑不登坡壘安涉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
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繫死生毫釐
尚欲於中叩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
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
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
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岐
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
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
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

枯木死灰去死盜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恕而行不偏
不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
以人為貴聖以此聖禮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
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乎為士
異時冀兄竝驅而至兄既長往
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王木叔文集

龍川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有子
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
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廁比英游公居其閒意好綢繆
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少見
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由十五年閒
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掇巍科或官選陘我獨
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為逆風撐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
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為此者蒼天
悠悠未有已時盍有定憂積者厚
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

明

李維楨祭王左史

大泌山房集

東甌爲越名郡而王爲郡名族如西華先生之清貞端亮
陽谷先生之膚敏慈惠伯仲年德俱邵生而爲鄉祭酒沒
而俎豆於瞽宗蓋極盛難乎其繼矣公爲西華先生家督
貴介公子甫弱冠登賢能書然而容貌若愚言若不出口
不侮也盜都邑俗惡訟者林連數百人累年不解公中
而仕也盜都邑俗惡訟者林連數百人累年不解公中
心慤怛不以文法從事而勤訓誨之悉獨束金鈞矢之罰
民不怨欺有積逋三千餘金取諸橐囊代償余嘗部嶺北習
知其郡佐事故簡其地達官長者輩出公忠信之美優游
國郡法浹洽士大夫無人之心余過寧國始晤公徵公治狀
輿誦盈耳公借計四十年手未嘗一日廢書卒以乙科就
常調除嚴邑令盤根錯節迎刃而解此不當徵拜臺省耶
而僅貳守郡庶幾滿爲真守不者亦入爲曹郎而復左
官曳裾王門令學者仕者解體矣公謝歸再晤余武林無
幾微見顏面歸不數日而侍母夫人含殮人曰孝感公年
六十七而神王於禮大夫爲父師上老坐於右塾是亦爲
政奄捐館舍通國悲之竊聞公有愛弟橫遭冤誣驟得耗

傷心短氣病不踰日逝矣脊鶴在原兄弟急難古人死忠
死孝而公死弟琳之先季徽之請代微之書靈而卒王
氏於公四見矣夫文行不愧其先爵祿無負其官仁讓化
於家信義孚於鄉宦游所至萬戶尸祝三子孝友今日如
公兄弟諸孫繩武異日如公父子天之報善
豈真難諶公靈在天其垂裕後昆無斃哉

祭王參知

房集
大泌山

自公之伯氏西華公與先大夫同舉進士講世好也而不
佞隆慶初亦忝以進士觀政司馬署中公時方爲郎又居
比隣以通家子見公結忘年之契甚驩無何公出守魏不
相聞問者垂二十年而會公修永嘉學諸生以記介友人
朱光祿爲請不佞臥山中無以應比官大梁再得書皆自
公先施之而最後門人却給事爲永嘉令延公姊之外孫
方生爲塾師則歲與公書疏往返勤矣舊年冬承乏領越
之役亟馳使問公啟居與少年鬪健其治家類黃穎川米
鹽煩碎而時作手字及因方生示我矯矯神王前月公書
來言偶病決辰遂勿藥而不佞不善攝生行年五十有四
始爲瘡鬼所陵摩頂放踵無所不受害生死不卒者半月
甫蘇怪公何渠能却病乃爾頃之方生云公卒坐前病沒

因不佞病諱以聞耳公春時欲入武林見訪不佞生平慕
二鴈勝冀可假他事迂道從公杖屨快其宿願而託諸空
言矣公一子二孫子爲大官丞以侍養不謁選人繼室陳
夫人事公甚謹兩孫大者推擇就省試次補博士弟子員
羔鴈充庭冠蓋咽間公布席行觴終日百拜不倦人以爲
百歲可無恙何慶弔之相尋也公兩爲令吳一爲守魏後
以觀察按吳四郡久在所尸祝之歸田時凡有大工作公
身先爲倡而其鉅者築永嘉場堡貽千百年安自少迨老
雖耳不廢絲竹而實不近內噉生果餅餌不輟不爲患人
以爲百歲可無恙何感應之相謬也今天下士風薄惡兒
童項領成輒呂鉅而舞車上蠶食圍奪其同儕東甌一郡
賴公有所矜式向後當不能然橫政橫民上好下甚島寇
狼子野心殆不可測卽有事不敢望公爲馬伏波趙營平
就而問計無踰老臣今將安取衷哉不佞所爲致慟於公
匪直五十年休戚相關之私情也若夫功在閭閻杓建畏
墨生稱祭酒卒祀瞽宗以三品之爵歛五福之疇青箱烏
衣世濟其美於公
足矣復何悲焉

元

袁梅林彥栗哀辭

清容集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古者上
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則曰脩之益真其道彌親壽
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也名
德不至其漸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永
嘉林寬字彥栗形癯而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
有不足焉則力探簡冊以自證其爲文必達於理而始精
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也深思
以求之旁取傳記之說剿絕傳會據宗統原以會於一復
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目擊
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勤也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綸者至
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汎濫俚雜尸坐瞠目漸入於無聞之
傳余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於姑蘇氣和
以謙再見於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畛域析毫
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吾徒在官者誠有罪矣彥
栗志不在是推彥栗之志在問學爲之而不克就若是者
是真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三月卒於京師年口十有口
其弟宇友謹哭曰吾必奉喪歸姑蘇姑蘇吾先人所藏遂
爲之辭以申其哀焉辭曰氣清明兮受元陽德彌中兮闡

以章挈太古兮儼九皇播絜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
專一葦渺兮濟巨川既不進兮道遠邇白晝速兮陰風旋
數實紀兮吾何愆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旒翻兮
木葉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蓉冠兮紫佩蘭兮

雜記

唐

楊光赤石樓隱難記

全唐文

混茫既分乾坤成列形下曰器積而爲山泊禹別九州漢
通百越此山則維揚東甌之地峩峩傑出發地千尋峭削
凌空壁懸四面其乃陰陽偏顧造化有情呀開石門路通
極頂天生厚土蔭以森羅地廣百家人勝千衆天下靈蹟
此乃標奇泊乎開元之末袁晁作叛起於天台攻陷當州
逃亡無數惟此一鄉人戶數百餘家而登此樓以逃其難
乃有兵戈百衆來繞其山飛矢彎弧豈能侵動豕難於擊
莫不相守經旬其恃乃智士而獲良計以米餒豕投於岩
下羣盜剖之自相謂曰岩頂積穀尚多我等相守難以待
其乏乎遂共奔去而攻他疆其後便乃清平干戈不擾人

忘往難無復再游運轉五年移迄今爲古其樓近代居人皆
懼有神聖居止及乾符五年趙言奔衝之時不敢登此迴
避以至於中和二年屢被洞寇侵逼焚却鄉間兼遂昌數縣
軍馬頻來憑陵老幼惶惶於深竄乃有耆父河閒郡俞
強邀件攀緣登此樓頂芟夷繁木以創草菴巧立層梯而
通行路遂召鄉鄰老幼共此逃形寢寐安然狂兵攻守無
路侵凌是年五月當州中軍屯營州郭居人投軍衆仇讐
相害村野遭搜近遠逃亡不可勝數此一鄉而有武都
郡章承越年當少俊英傑冠時鄉內欽依衆皆推讓蒙兵
馬司僉差部領數百衛士占護家鄉各藏財泉於藪岩共
置軍部於老竹外都畏懼不敢來侵戶口完全耕稼無失
於是太守張公朝望崇重遠降分符撫恤安邦便蒙康素
當今四境未安內憂侵擾且居岩頂有百餘家並是鄉內
英俊賢明父宿共棲幽境何異神仙予因游觀奉命爲記
時唐中和二年壬寅十一月初八日

宋

張九成靜勝齋記

橫浦文集

同年友永嘉陳開祖紹興癸酉二月十八日遺予書凡數
紙其一曰近闢書室深可數丈左右圖史相羊其中且榜
之曰靜勝蓋欲居閒守靜以勝事物之紛紜也至於人是
人非人富人貴人榮人辱人皆無足以動其心者子其爲我
記之予曰物之不可勝也久矣與其勝物不若自勝自勝
如何思慮潰亂血氣飄盈動者莫覺而靜者見之見之則
惡之矣惡之則若居焚溺中思有以脫去而弗得也惡之
又惡之乃悟顏子克己之說乃得曾子三省之說乃入子
思謹獨之說使非心不萌邪氣不入而皇極之義孔門之
學於斯著焉若夫入之是非富貴榮辱初不相關我無勝
彼之心彼無勝我之念彼我兩忘天下之能事畢矣自勝
其大矣乎開祖用意伊川之學四十年矣其於斯理履踐
久矣今乃以勝物之說遠遺於予豈用夫子使漆雕開仕
與夫語子路浮海之幾乎予老矣亦飽經而熟議矣故敢
不揆以所見爲說因書以
遺之如其不然願以見教

楊萬里竹所記

誠齋文集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
梁也邈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

飲沆瀣而游汗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
說詩論文俗士往往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
年四月予來爲邑於新吳公叔賓贊洪府相見談湘事予
蓋老且病矣折腰走階下非其好也公叔復呼酒以盥濯
予之泥塗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戶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東
度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盍
爲吾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夫王子猷事也
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耳雖然此非公叔事也
乃楊子事也楊子將爲子猷之徑造矣但未如今之主人
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宏不云乎元規若
來吾便角巾還第乾道
庚寅十一月四日記

明

文林建社稷壇齋居記

志府

祀社稷必有壇壝必齋而有居室溫之有壇舊矣而齋居
不備豈禮也哉舊常以壇近太平寺凡祭之先一日闔府
長貳俱致齋僧房以爲常而僧之饌於輿阜有少不給者
輒能遺長官怒而齋之心惡在宏治戊午夏四月予來守

溫秋八月有事社稷仍宿於寺是夜大雨漏下四鼓率僚屬以下至壇所向一里餘而僕馬雜沓田淖中呼譟之聲驚傳前後余雖在肩輿心恒慄慄又惡能齋以格神明也耶乃欲建居以齋謀諸佐貳罔不協從爰聚財募工卽壇西北面陽建屋五楹周以垣一如僧房之藻飾而加宏敞若廳制焉東西有房而從人居幕職外復建屋若干楹以居教官有庭有廚有房而於十二月十七日用貨若干爲工二千八百十五日訖工於十二月十七日無不得其寢處矣肇工於有奇皆資於民而未嘗利取於無事之民以故費不經帑藏勞不傷民力而事神處人之心得少盡焉夫祀國之大事而齋者感召神明之幾故禮曰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異居而持而思而齋焉居常則不能持不持則罔思罔則不能誠是無神矣雖不祭可也奚徒擾民爲哉祭統曰賢者之祭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今以長民者溷食僧廩而使人勞攘奔馳乃給言曰齋宿誠與禮俱忘矣謂之備可乎謂之盡己順道可乎不能事神又何以使民茲室之建豈徒曰適體曰耀目而已寺有告撥田使僧來守者聽之僧亦知慮其後也歟

李東陽永嘉縣學奎光閣記

懷麓堂集

溫之永嘉學有奎光閣弘治以前未建也蓋自東晉建學以來至南宋而其制始備其地負華蓋山勝蓋一郡歷代之人才弗絕國朝科目特盛而興替亦不常正德紀元丙寅姑蘇王君獻臣來知縣事莅學之始見孔子廟大成殿後不數武有容成道院怪而問焉有能道永嘉故事者曰院北實儒宮舊地於是徙道院於真華觀之南復地若干武院之西北亦久爲某據聞新令之政亦欣然來歸又復地若干武山若干丈殿之北西又買地若干畝以足之地既廓政亦寔舉欲卽院址背山面殿爲峻閣以爲藏書之所如古所謂尊經閣者顧射力方細猶豫久不決縣人好義者皆相與成之爲重簷飛甍畫棟疏牖下軼塵坐上薄香漢超出雲雨俯視江海盡一郡之勝積書數千卷度置其中以資講誦博聞見非徒爲登臨眺望之具也閣旣成乃標以今名教諭率諸生而前曰命名之義何居王君曰是取諸列宿所謂文章之府者也傳不云乎聖人之道昭如日星六經者道之精華也夫道根乎人心貫乎倫理見諸民生日用之間天下之所見固然莫殊也乃或蔽於外誘之私則有不能知者於是復初之學焉有復禮之力

焉有復性之功焉然學必須於博文文之大者莫六經若
士之所當尊而習焉者也天下之物有失然後有復茲地
之失固可以言復矣不慎以守之能保其終勿失乎物之
在外者且然而况於道乎夫苟不知所以復之則所謂老
氏者鄰居而襍處非惟不相為謀抑或有誘而去之者聖
人之徒縱未能距而攘之而忍為其所誘耶今游斯學者
於六經乎取之由誦讀講說之粗極於體驗擴充之大以
成文明之治俾功業昭於一時名譽著於無窮者蓋自昔
有之而今其未艾且益盛也皆再拜曰敢不於吾侯之
言是圖又相與議曰侯之功有不敢忘者且其仕以名進
士其為監察御史執法盡職謫遠方未職以薦拔今官其
所為政多可稱述非茲事止也是惡可以不記乃具書京
師請於予予於禮部之試得
王君知其賢久矣故為之記

李維楨温州府儒學記

大泌山房集

溫於浙稱雄郡郡有學舊矣歲久就圯里人參知王陽德
公歸而更新之殿廡門堂齋閣廡舍式廓藻煥闢門之前
衢樹屏九斗兩江如綵帶拱揖也先是學巽方山有浮圖
高入雲表形家目為文筆颺風拔之公倡里人締造計後

先賞出公者踰千金學日增勝士絃誦日增衆起家中外
蔚爲時彥者繼踵相與歸功公而博士弟子員林生良棟
如干人不遠三千里走使請記其事某謝不能越十年門
人郝君敬宰永嘉復申其請不得復辭乃爲記曰古之教
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七十而致仕老其鄉
里者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餘子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
八始入大學平明父師坐右塾少師坐左塾餘子畢出然
後皆歸夕亦如之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蓋父
師少師者第爲童子師而已於大學師無與也惟此禮不
明而後世士大夫居者廣集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室
曰書院所在而有則以孔子徒三千人衰然者七十人自
解所謂三千七十計其生平及門受業之凡耳非羣之一
室而聚之一時也洙泗杏壇孔子家在焉士就而考德問
業非創爲室以並於塾庠序學之制也孔子四教文行忠
信弟子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語上語下因材而篤何
嘗守一說爲高論而今之教者舍下學而言上達鄙博文
而崇約禮甚乃陰取二氏之指以附吾道而士之喜新索
怪者靡然從之夫列聖所表章六經諸史國典朝章與其
功令程式咸正罔缺而弁髦棄之度閣置之何也王公登
仕敷歷南北畿輔政譽平宣旣得謝歸訓子弟睦宗族仁

鄉黨通國人愛而敬之周禮鄉大夫有德者爲鄉老公非
其人耶假令公別築室而召士士孰不思附青雲而公第
繕治孔子廟庭樂事勸功若曰國家所以儲養士自有地
也教士誦法孔子自有道也士求之有餘師耳孔子進則
欲一變魯退則欲裁魯士成章者眷眷父母之邦沒而後
已王公於鄉國用意良厚宛然孔氏家法是役也不自尙
其事可以見尊王之義焉無好爲人師可以見希聖之學
焉夫仕宦取厚藏盛宮室田園聲色狗馬自奉而秦越鄉
人休戚抑或崇尚佛老高大其居香火於奔走卽好施令
窮乏德我而於學校教化無所裨益以公今日之舉爲猶
賢乎是淺之乎知公矣故特推
原其大致以諗夫願學孔子者

繩武堂記

大泌山房集

下武之雅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夫
非孝思何能繩武雅之稱祖武者省熾原相陰陽觀流泉
取厲鍛止基理則歌公劉直繩緝版扶度築削百堵皆與
立應門臯門則歌古公雖薄物細故悉數不憚其煩豈不
以先人締造殫竭心力所當釋思無忘世守無替者哉播
之金石絲竹奏之宮廟朝廷傳之來禩以代耳提面命蓋

孝思所寄而繩武中一重事也永嘉王氏爲烏衣後裔其
在本朝自封通政公以下纓綬相禪文行濟美與國同久
封公卜居橫塘左大江右大羅三川前匯黃石後鎮以傳
其子參議司成二公嘉靖乙未參議曾分爲左右同門異
堂而其子憲副參政兩公與憲副公子郡丞州丞光祿錄
事公三人實生於斯嘉靖乙未憲副公兄弟避島寇亂遷
居郡城界錄事公以橫塘宅歲久圯剝繕修若新顏其堂
以繩武余藉年誼而成世講知其稱名之有以也亦以詩
徵之周公吊二叔之不成作棠棣之雅眷眷於兄弟和樂
且孺而孔子以爲父母其順乎其後據斯于南山之勝爲
竹苞松茂之居嘉其似續妣祖而視其兄弟相好乃能
處致熊羆多男之祥蓋祖父視子孫一人耳而不能以
相尤故參商異域分崩離析等天性於路人惟不能以
思繩武之故至此王氏之有是堂也參議公而後爲兄弟
者四世或分或合而兄弟無間言自仁率親自義率祖雖
數十人如一身百許年如一日在彼在此不即不離祖父
有靈見兄弟怡怡無改昔日盜不居歆乎此繩武之孝思
因堂而彌彰非因堂而始有也王氏子孫之盛匪直地靈
良由人和余原明堂之意而願居是堂者益昌厥後書云
惟孝友於兄弟友而後能孝孝思而後能繩武無二道也

是用爲記以詔爲人子
孫兄弟者有所矜式焉

國朝

李琬西射堂記

府志

東颺郡署之西偏有射圃焉中有堂三楹夾以兩廡創自
何年志無可考康熙十六年三韓王公命工重建之額其
堂曰有覺而記之蓋取於有覺德行之義屈指於今八十
有餘年矣余於丁丑夏奉簡命來守是邦環顧周視未暇
其四壁徒立椽瓦傾圯思欲葺而新之以案牘積集未暇
及也年來旁風上雨木朽難支乃因陋就簡稍易其舊制
去其兩廡蔽障前後洞然爲捐囊橐鳩工庀材月餘落成
署其名曰西射蓋以仍謝公之舊名而於公餘之暇得與
賓僚口縱項發弓燥手柔角逐於此則康樂遺風庶幾不
泯顧射之爲義載在禮經而孫武子之論射亦曰志正體
直夫心正則氣平身直則體肅本此以持身則德行立推
此以治世則禮樂興登斯堂者誠能以正直之心爲本則
事上接下臨民聽政百務紛投審約而發將必有操券而
命中者彼夫矍圃中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諸語與小雅所

載發的祈爵之詩大率弗越斯義矣夫射固各釋己之志也予因孫子之論而有感於居官立政之義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倘不等諸傳舍而嗣而葺之於此哦抑抑誦賓筵希風謝客是又所望於繹志之賢也

秦瀛揖峰亭圖記

自處州洄溪經石門灘溫溪諸水以達於甌江而溫州郡城適當其衝睥睨壯麗爲一都會郡城諸山海壇郭公華蓋翠微之勝環繞崑靄而回鶻山在郡城之西亦適當江之衝山故有亭明成化閒築見於郡志今久廢山之麓爲廣濟廟以祀宋熙寧閒神姓林氏諱三益溫之瑞安人也乾隆五十年郡人張國彪等額請當事擴而新之爰卽其地增置臺樹池館壘山石玲瓏巉刻而其巔有所謂揖峰亭者俯瞰甌江而掛彩華嚴諸峰若相拱揖狀時余同年吳橋方君林方爲郡守取以名之遂爲城西名勝歲癸丑冬余以分巡莅溫閱四月借權郡丞山左焦君汝甸謁廣濟廟登斯亭翌日張國彪等繪圖以進將付剞劂而請余爲之記余惟登臨山水騷人墨客者之事也士大夫官於其地勤勞政事宜有所不暇及者然政貴養民必先自養其心心得所養則優游寬裕施之於政者無不平而登高

眺遠俯察仰觀足以抒其鬱伊導其悅豫於政事亦不爲
無助浙東山水既甲於天下又適當國家承平百數十
年海上無桴鼓之警年豐物阜民氣和樂余與僚佐偶以
其暇從容讌游憑闌四望撫城郭之壯麗睇山海之浩渺
當益思休養生息所以致此盛者而非僅供一時眺覽之
娛已也至於亭之左右雙柱有堂七賢有石濯纓有亭鑑
池清冷石梁綿亘皆見於圖不屑屑詳也而廟之顛末已
見於前觀察元和沈君樹聲所爲記不復贅云是爲記

吳鍾駿温州府學尊經閣祀字祖經師記

郡縣學之有尊經閣禮也以尊經之地奉經師之祀稱也
由經師而推及制字之祖宜也順也崇祀典於郡學鼎新
之後又時也禮時爲大稱次之順次之宜次之一舉而衆
善具焉矣秀水金文岱峯之任臨安教諭也嘗創建尊經
閣祀漢唐以來傳經諸儒二十一人於閣中歲以仲春秋
月仲丁潔蠲致祀白於大府奉行如例遷温州教授適重
修郡學落成次及尊經閣故有文昌神像因於神像左
右祀倉氏沮氏爲字祖二十一先儒爲經師所以敬教勸
學也所以崇德報功也咸豐二年三月予校士東甌畢登
閣展謁岱峯以予之樂觀厥成也請爲文記之謹按易曰

古者包犧氏始作八卦明乎包犧以前未有文字也又曰黃帝堯舜氏作易結繩以書契明乎書契之興肇自黃帝帝之史官倉頡沮誦實創其始故許叔重之敘說文曰黃帝以察而議者妄援緯書謂爲倉帝在伏羲前舍經信緯以滋甚岱峯正其稱曰黃帝史官其識偉矣六經播於秦火經籍道喪漢除挾書之律罔羅遺失羣儒蔚起傳授遺經創通大義自兩漢以訖唐宋其頌在學官者易則王氏弼韓氏康伯詩則大毛公禮則小戴氏聖孔子穎達賈氏公彥春秋傳則何氏休杜氏預徐氏彥楊氏士勛論孟則何氏晏趙氏岐孫氏爽爾雅孝經則郭氏璞邢氏昺參以大戴禮記春秋外傳則大戴氏德盧氏辨韋氏昭至如河閒獻王表章春秋經許氏慎辯正六書陸氏德明作諸經音義凡二十有一人皆有功於經是宜特祀其不及伏氏孔氏鄭氏者已從祀於廟庭也禮曰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長樂劉彝以爲民賴其法功在萬世故祀以爲報夫一名一物有利民生者後世猶且俎豆之不忘矧王者宣教明化之所資聖賢微言大義之所寄其事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其言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缺乃賴其法而乏其報曾不得比於先嗇先蠶奉春秋之饗祀其毋乃

非追遠報本與夫敬學尊師之義乎是禮也創議於謝山
全氏而岱峯參酌行之吾甚喜岱峯之克踐所聞而僅行於一方也苟
諸行事也吾猶借岱峯之褻字忘祖蔑經倍師者皆將觀
舉是法而通行之則世之褻字忘祖蔑經倍師者皆將觀
感焉而知愧也

羅以智甌江文昌閣合祀字祖經師記

咸豐初元岱峯金丈推教授甌江適重修尊經閣落成閣
上舊奉文昌神丈議於閣之東西側增祀黃帝史官倉氏
顏沮氏誦及歷代先儒二十有一人字祖經師合而祠之
蓋曠典也先是丈在臨安任遵全謝山先生議荆祀經師
於尊經閣曾命智爲記詳叙之茲復屬智記其事學校之
祀文昌沿於前代明宏治閒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請罷而
未果文昌之議既無所據唐時第稱文昌宮祠後人實之
以梓潼神愈無可攷然久垂祀典所謂有舉而莫敢廢焉
耳稽之於禮有功于養則祀於社有功于教則祀於學倉
聖之制文字其說古矣諸經師闡發經義亦如日星河嶽
之增麗於天地亙古爲昭以言報功不亦宜乎夫先農先
蠶皆有祀思衣食之原猶且不忘其本况乎字祖經師明

明有功在教當祀而不祀則前之議禮者之闕失且有待於後人討論而修明之文今日乃舉千古未行之曠典異時必有祖其議而頒行於天下垂爲令典者矣振興文教美備無遺豈僅如文昌之祀重科名而干福祿歟是舉也以不可記

雜文

元

虞集大若巖廣福靈真宮銘

學古錄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溫州永嘉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啟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間險絕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匯爲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

有也沿溪皆奇石稍不可以物象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
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尤多也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
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傅巖尤多也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
傳隱逸王貞白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拘杞
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
其臺曰飛昇臺而拘杞至今豐茂異常產來游者皆極茹
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後陶隱居著真誥於
此故又名真誥巖又嘗煉丹留巖中夜晴時或望見光煜
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閒以水旱疾疫禱輒應咸通七
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元德始請於朝爲立祠度道
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三年建三
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
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鐘樓皆在巖中道館厨庫在巖外慶
元中道士婁口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温州
道錢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
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湮
蕪得田數十畝益以己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
治凡屋之當治者凡廿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
以其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
多至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

事蓋佳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
最高處木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或不敢動而
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崇仁虞集曰此子
之元應也為著銘曰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
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年赤水隱原木葛綿綿曹淵龍修
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知敢壞
勒以吾銘

戴良陳文昭監丞像贊

九靈山房集

侯以文儒施政海隅人孰似之曰召曰杜為母為父侯實
以之蓋於治民去其敗羣餘悉于之彼或其訛我戈是荷
四國倚之一件強藩十載海山時竟使之朝嘉乃績好爵
屢錫卒莫起之圖像如生觀厥所行誰不避之後有董筆
詢名考實
尚其紀之

項彥章像贊

九靈山房集

倬彼項君侃侃恂恂實聰而懿實藝而文方躡履霜臺羽
忠翼仁復飲水上池以神異聞厲濁為清化秋作春是扶

是拯欲人如身既存心於利物仍抗志而出塵其應世也
慕祥鸞之隱見其置身也任尺蠖之屈伸俛彼項君爲世
人令

劉賡永嘉陳氏世德碑

府志藝文

延祐改元之明年冬十一月皇帝御嘉禧殿制贈銀青榮
祿大夫祕書監護軍諡安惠大父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
大夫祕書監護軍諡安惠大父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
護軍諡恭僖並追封永嘉郡公曾祖妣王氏祖妣楊氏並
追封永嘉郡夫人考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
溫國公諡康順母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從宣政之請也距
永嘉縣不十里有泉曰虎跑陳氏墳刹所在故世爲溫州
人安惠公諱景彥幼穎悟知讀書一目數行俱下名重縉
紳閒問遺殆無虛日里社浮沈未嘗一入城府居隱以終
恭僖公諱春資質直殊不樂進取有乃父風人或勸之仕
則應曰鄉自用卿法吾將行吾志耳遺子孫以安不亦可
乎卒葬先塋之側康順公諱自中宋丞相宜中之母弟博
學高才動爲有用之學頃刻數百言下筆皆有理致由郡
司馬擢太常寺丞會王師渡江而罷宋寶祐歲丙辰宜中

住太學率同舍生上書言丁大全削籍安置大全敗卽召
還面賜廷對宜中素有公輔之望咸信未以知樞密院拜
左丞相其上世以宜中貴官號封爵極其褒崇宋亡擁二
王泛海達廣州知力不能支振柁由占城之暹邏國竟死
於難世皇聞其名遣使旁求不獲乃已康順公亦以丙子
歲薨實至元十三年也太夫人舉家被俘倉猝失所在宣
政公甫十歲同其弟嘉孫至京師近侍以聞及入見世皇
愛其骨相異於常童有詔給事裕皇且命撫養之風雲之
會實權輿於此居無何帝師吃刺思八斡節兒爲之剃度
法號輦真吃刺思以祕密教經律論授之洞若夙習通解
諸番譯語在帝師左右一院之事悉以主之曷止出納經
費而已宣政公有至性雖飯依佛乘然默訪庭闈無所不
用其極二十年之久孺慕益切或傳在順州輒以金幣名
馬遣之迎侍而歸一時文人咸作歌詩備記其事朝野榮
之太夫人日思鄉里會其兄芹孫女兒尼淨戒至自暹國
宜中薨所就侍太夫人還蘭溪太夫人父母家也至大延
祐開凡五降璽書大司徒銀章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
事加銀背榮祿大夫宣政延慶會福三院使兩塔撒吉思護
送帝師吃刺思八斡節兒相嘉思八舍利建塔撒吉思護
大作佛事而還司徒公逮事五朝隆福興聖兩皇太后二

帝師至仁厚澤恩同覆幬彈力竭誠圖報萬一乃因母夫
人故業卜於蘭溪州物起佛寺極土木之麗上爲國家祈
天永命僧衆祝嚴之所仍置帝師像於別殿復以大德至
大詔書同賜杭溫衢婺蘭溪沒入田宅資貨悉施本寺爲
常住芹孫法名謹敦幹節兒實住持之封贈制下亦旣焚
黃矣尙念藐爾諸孤無所肖似母氏生還兄姪遠至猥登
三事不失吾家故物率從大慶得之匪刻之金石則曷以
侈寵光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介翰林學士宋中奉季叔
懇以世德碑爲言嗚呼惟忠可以事君惟孝可以事親士
大夫之家苟獲一焉足以名世矧兼而有之者乎易名定
謚集議南宮予實與焉告第之書亦嘗行其制詞故知司
徒公家世爲詳固所願也銘曰陳氏之先永嘉著姓鄉譽
藹然與物無競惟安惠公早知讀書肥遯居貞始終不渝顯
允恭儉有父之風秉心塞淵何事雕蟲射不受社篤生二
子位總百揆實維伯氏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義重邱山身
等毫芒命殞軀糜曾無顧恤萬里滄溟甘葬魚腹康順奉
常禮樂是司方將大用世變風移康順捐館夫人倅北崑
岡火炎奚分玉石司徒來南菟孤童子護侍裕皇聖考睿
旨灌頂國師與之剃度頭角嶄然僧門獨步聖踵來籠
綬稠疊樂極悲生席不霑膺言念母氏益切孺慕訪求百

至豈期榮遇將五十年壽昌得母我雖半之功則倍矣母也生還謂可終養花誥恩榮遠爾云喪哀衣繡裳上及祖禩森列三槐郡國光啟致身爲忠竭力爲孝天道闡幽無德不報鴈蕩之山象泉之水源遠流長百世是祀延祐五

明

蘇伯衡殿撰王公畫像贊並序

平仲文集

公姓王氏其先浮光人自浮光徙閩自閩徙溫至公九世矣公宋皇祐賢良儒志先生六世孫也諱益大字居安累舉進士不合於有司開慶中獻平戎十二策擢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書門下省錄事判太醫院主管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授右文殿脩撰德祐失國執節不仕以壽終於家其子與仕元以樂清縣尹致仕推恩贈公承直郎同知瑞安州事江浙提舉陳先生旅實銘公墓額則太常博士柳先生貫象焉伯衡獲從樂清君之孫淵瞻拜遺像而誦銘文謹撫其槩而述讚曰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策爰獻於冕旒無適不宜無試不效章交

薦於廣堂位歷踐乎華要宋鼎既移拂袖來歸酌東海以
築飲慕西山之採薇生氣凜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邈悠
可想見其風采

金寶翰墨林七更有序

程敏政
明文衡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被
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閒藉甚性嗜清玩畜之頗富嘗名其
齋曰米家船少傅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未
乃爲作七更極其辨以進於道意劣辭庸視古之作者未
免有捧心之請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至者也
得絕境於焉逍遙滌濯頌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
墨之林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音定然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
喻眇昧以目升自賓階少敘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
資於地匪穹於岑無松之盛非柏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
琴斐几萬籤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願
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沈蕙蕙緩宮急羽高卑以序窺
巍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綺蘭飛佩五曲九引纒纒可
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箏

選之耳未能得其愴恍毋勞爾爲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
不得與託物設教啟其聾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
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
危補罅料敵審己負不可償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勁
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孤山處士所
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書契初成鳥跡茫然科蚪再
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然科蚪再
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在
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閒存初刻咸
在點畫使轉折向背明窗淨几日玩心醉誠一快也先
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著亦能喪志吾未暇焉
主人曰五色作績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
降好尚蠶起顧吳荆關董郭李入神造妙區別品第耽
嗜成癖下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辰適情游藝動合玄
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
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少也其泥也敢請大之精
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
推敲之至畫或忘殮宵恒寐窮極彌工思苦愈異神驚
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壤以反渾龐主人曰
聲微茫競趨靡麗太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渾龐主人曰

經緯天地，轆轤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
觥散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
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鈞天
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激其芳潤，咀其
菁英。寤寐於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
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
將子從。主人憊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
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畧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
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
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
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膏
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溯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
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頓首請先。

羣經秀藝，居後以翰墨林，爲道淵藪。

侯一元奉慶相府一品潘老夫人八表序

二谷山人近稿

夫爲人妻之道，爲人臣之道，一而已矣。其說在易之坤，聖
人一言以蔽之，曰：無成而代有終，旨哉乎！使有國有家者，
而舉知此也，則安得而有專國索家之事？又安得而無毗
輔靈長之福？是故昔人推衍之曰：妻之美善，猶月星之明。

本之乎曰者也故其近於日則不明是無成之義也惟臣
亦然夫古之爲人臣孰如周公諸葛武侯哉周公當武王
時默默也及負展而後禮樂徧於天下諸葛自以不能止
主上之東不如孝直也及受遺而後風雲蒸於海內古之
爲妻者孰如馬鄧宣仁哉其在上前尚略如長孫之在
貞觀也及受遺而後黃裳之德四布於天下夫臣在君側
妻在夫側則無事可見及其受託於先君也則培植其子
孫昌大其家國亦相與陰隲之以引長於無窮嗚呼孰知
其始之無成者乃所以爲有終也哉故天而欲承人之家也必貽之
也必貽之以勞謙盡瘁之臣天而欲承人之家也必貽之
以貞淑不貳之女此武王之臣天而欲承人之家也必貽之
子之所以歎而盛之者也吾溫先元輔贈太師張文忠公
當世宗肅皇帝時君臣魚水始終無二其所建禮樂徧
於天下而公天性鯁直剛腸嫉惡中間宦轍至於三已四
召愚童子時嘗得望見公於留都特達磊落人也及計偕
見公京師則以天下爲己任者也夫一時附離公者孰不
穹爵高貲哉而公乃無以遺其子孫蓋本朝相業廉直剛
正未有盛於公者愚時雖知有潘夫人之賢爲栝蒼景盜
族鶴山太守公女孫也一朝入京作配上公上至手救降
問亦可謂希世之榮矣而夫人靖莊自守殊不外聞余徒

獲交其伯仲季三君伯之恂恂雖不壽實有隱功於國仲
之矯矯友于其季而文章氣節冠一時則余既傳之矣嗟
乎斯非夫人之教歟三君既逝則夫人又鞠其孫亦三人
於是乃分三人以嗣三君蓋太師公既沒而後潘夫人之
勤稀裕服澣濯思先君卻袞緋茹素齋禮西王種種之善
始聞然而盡章於國也吁可不謂天下之賢母哉於是夫
人則時時上疏爲諸孫乞恩於上蓋太師公雖沒而有夫
功於國且余聞內閣之絲綸自先朝則攘之司禮監久
矣至於太師公而復歸而十三省之內鎮守亦至公而咸屏
復掃除之役撤在旁之患專喉舌之寄紓天下之擾其誰
之力哉而太師公平生多仇少與當柄之人或合或睨則
夫人之請亦或有時而觸聞罷然卒能糜主恩昌門祚子
以及子孫以及孫太師公沒已四五十年而相門煜煜煌
煌常若有太師公存者則夫人之功也三孫長仲憲君仕
光祿次仲理君仕中府次仲正君入國子以夫人之壽於
是年十二月四日而薨八麥也乃相次來歸奉觴於堂下
而太師公之從孫衣冠者五人實來謂元日子吾姻也當
有言以侑吾觴嗟乎余何言哉今潘夫人之幼身節約專
其精神卽不西皇壽萬劫固當樂只逾上壽使太師公之
功德慶澤由茲四五十年以衍於無窮也豈可涯哉元不

佞敢揄揚之以爲世之爲臣而妻者勸萬厯十一年癸未十一月

國朝

李象坤郭僊庵募齋引集 翁庵

郭景純以青烏家言城吾郡數千年寇不入斗此當與東
既王敬鬼年一百六十壽其民而民壽同尸祝百世者也
庵在海壇巔卽字曰郭僊不知何年易爲浮屠氏然吾聞
比邱譯曰乞士乞法於佛乞施於衆爲能合檀護之資以
華其居崇其奉承其傳故名山僧占將毋亦借空王之資
爲之維護否則此斗大地耳兀聳城巒何難廢以立馬耶
僧淨修既華此庵復懸版設鉢接引十方緇笠而櫻寅
食乃謀以今秋刈穫之候多所蓄儲此曷可已予嘗度
嶺覓東甌王護冢拳大杜蜂不可得而東山之麓十尋廟
貌卽又奪嶽廟而祀之者也嗟夫存其名而已存其名而
又借力空王則所稱不可思議也不然
則花洲箭涇且穢艘集之何尤乎越絕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一